

校正  
大字評註  
王鳳洲  
袁了凡  
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二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瑯琊 王世貞 趙 襄 襄 襄 襄

考亭 朱 熹 綱目 趙 襄 襄 襄 襄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賜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 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弑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曹操屯酸棗縣名今改為河南延津縣袁術屯

魯陽縣名今改為河南魯山縣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

天之所啟乎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所

言兵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

與將帥閑習軍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

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

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

曰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

關東起兵討卓推袁為盟主

君畧不世出

君殆天之所

啟

政在德不在

眾

山東不足加

大兵

鼓烈風以掃

枯葉

楊公言得無可思

皇甫嵩既不能聽子言誅卓於違命之時復不從孫柯逆駕西還之議乃至迎拜車下甘受彈榆進還無據莫此甚者

皇甫嵩舍格天之大業王允有大臣之度

深得春秋禮經之旨

孫堅舉兵討卓

堅之拒卓則最義正至操責諸將進祭陽未免言大意登其實別有所圖也故

作色曰公欲阻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乎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

卓素怨皇甫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說嵩曰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

東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而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也

○

皇甫嵩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于天下乃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尹起羊

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燒宮廟發諸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孟

子言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靡爛之禍若夫春秋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堅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據南陽表堅行破

虜將軍

後其子權印位是為吳王

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卒至堅方行酒談笑

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陷藉諸君不得入耳卓見其兵整不敢攻而還

○

書據罪專也

行酒談笑整頓節曲

副良兄弟數語時所僅聞昭烈偏安之策有與

此暗合者表乃不能善用之耳

然表在荆州雖無弭亂之心而撫輯凋敝藉以稍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一戰而天下定

天下不可無君

以劉虞為太傅

諸將奉虞為帝不受

虞附循幽州遠近歸向者甚眾觀其不受帝號

以劉表為荆州刺史。表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劉表時為荆州刺史

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表術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

時江南宗賊其威術使趙誘其帥至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定

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南。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

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

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

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

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操還屯河內。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勤

督農商民悅年登穀石三千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至是

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時韓馥袁紹等

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國恥諸君

平定袁紹

持義從侯實有  
過人之量

世以傳國實為  
受命之符不知

此特秦秦所造  
何足為貴在德

不在廉價更可  
知孫堅得節袁

術等之直與新  
莽同一自達其

亡而已  
除狼得虎

此舉差強人  
意

韓馥三不知  
袁氏一時之

傑  
冀州天下之

重資  
將軍有護賢

之名  
古人貴德

而讓  
韓馥以冀州  
讓袁紹

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乃欲奔凶奴以自絕紹等

乃止按後漢書論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李漢之名宗室也  
**發明** 既不受兵而又書之者所以若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孫堅進兵擊董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陽人

古邑名即陽人聚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

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

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袁隗之死舉家暴戮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猜疑何也術踧踖即調

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在城南

**引軍還魯陽**  
**發明** 自諸君倡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

親辛評荀諝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眾孰若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佈

恩德孰與袁氏袁氏四世三公富貴異于他族馥曰皆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

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公孫瓚併力取

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勢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

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也

鼻中之氣息。譬如嬰兒在鼓掌之上。若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言其易與也。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

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平評等說。馥讓紹直書。逐何誅意也。紹於是不

得為義舉矣

**鑑**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

**鑑**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名勝。漢景帝第八子也。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

與母以販屨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

是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後為昭烈皇帝。**鑑**備少與河東州名。屬山西。今河中府。關羽、涿郡張飛。

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思若兄弟。而稠人

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鑑**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

深加結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鑑**胡致堂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情。

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思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踈疎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人遠矣。宜乎卓然自立也。

**鑑**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

**鑑**河南尹朱雋移書州郡徵兵討卓。**鑑**初卓入關。留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

劉備有大志。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二人思若兄弟。

玄德行義之修。二人卓然能自立。

朱雋徵兵討卓。

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潛遣精兵三千助之

**發明**

朱偶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蓋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

**鑑**公孫度威行海內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名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

焉初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

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三**邴原與寧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

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多來從之旬月而盛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

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

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

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惡哉寧之養晦標真上安其賢下化其德固不可尚已原之剛直而尚口括尤不免如管寧之所譏但有節有守亦

其次也若歆之黨惡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寧歆之見逆獲罪名數斯為下矣○**丁南湖**金奕賓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促之而矯情于一擲二子之出處其

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克之也故事曹操收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捉金之志溺之也然則二子貧窮雖相為友而晚

節末路則筆端判別矣○董香草猶惡草

**鑑**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知也烈知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

管寧邴原王烈

烈適遼東

至節操可觀烈

惡從善尚非虛

聲標榜者流然

遺盜以布謂堅

其為善之心則

未免矯枉沽名

或亦告者之過

繳

潛龍以不見

成德

問管寧華歆

邴原人品何如

**發明**

朱偶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蓋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

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潛遣精兵三千助之

焉初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

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三**邴原與寧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

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多來從之旬月而盛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

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

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

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惡哉寧之養晦標真上安其賢下化其德固不可尚已原之剛直而尚口括尤不免如管寧之所譏但有節有守亦

其次也若歆之黨惡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寧歆之見逆獲罪名數斯為下矣○**丁南湖**金奕賓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促之而矯情于一擲二子之出處其

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克之也故事曹操收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捉金之志溺之也然則二子貧窮雖相為友而晚

節末路則筆端判別矣○董香草猶惡草

**鑑**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知也烈知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

管寧邴原王烈

烈適遼東

至節操可觀烈

惡從善尚非虛

聲標榜者流然

遺盜以布謂堅

其為善之心則

未免矯枉沽名

或亦告者之過

繳

潛龍以不見

成德

問管寧華歆

邴原人品何如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知也烈知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

操一見荀爽即曰吾子房是儼然以漢高自居篡謀之禍豈待讓加九錫時耶或乃矯語君子愛人以德其誰欺耶苟或吾子房

王允謀董卓

百姓歌舞於道

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

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

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

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年名縣破之遂掠潁川

初荀淑有孫曰或者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恐

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畧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

奮武司馬○丁南湖觀人者先聽其言聽其言則知其志矣言而合則從言而不合則去此君臣朋友

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或是篡漢之賊一言而已露使或知其不合即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讓感其殺耶朱子曰或為唐銜之塔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噫善論或者其以斯為斷案哉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姓士名密謀誅

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呂布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當小失卓意卓手執

呂布非骨肉擲戰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聲持戟刺卓起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更士曰詔討卓年餘皆不問更士皆稱萬歲卓尸於市卓素肥更

為大柱置之解中百姓歌舞於道乃詔允錄尚書事布為奮武將軍共秉朝政卓之光遠昭者數日



伯喈曠世逸才

邕始節尚高有可觀後附董卓惡忍依違坐上之

歎遂致嗔勝古拊不恩惡木陰殆未之聞也馬

日碑不罪邕實逆反以滅紀廢典責允諫矣

誅首惡救脇從非特自安亦所以安朝廷也允

不審權變自復驗傲且議故讓殺毫無斷制以

致釀成亂階無足深惜

一代大典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

士孫瑞有功不伐

孫瑞有保身之智

州人不得

死也蔡邕聞而驚歎允叱邕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黔首削足繼成漢

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字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

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譏諷武帝故謂之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

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譏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

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卓部將李傕郭汜等遣使

求救不得乃舉兵入長安屯南宮掖門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孫瑞不專討

卓之勞歸功不伐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己身可不謂之智乎○尹起莘

卓身負大逆為漢帝室罪不容誅王允潛布腹心充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乎允章章明矣豈以不忠之故而遂泯其實乎○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起莘又曰催

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領其眾不然因其求殺而殺之未必名禍如是然綱目畧無咎允之意何也王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故逆之虜一旦剿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雖不測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蔡虛齋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

奇聲於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識美音於焦尾其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

尾悟殺心於聽琴薛以酒食召邕邕聞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人知追問其故邕以琴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螻蛄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蛄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

然惟恐螻蛄之失也此豈謂殺心而書古經於成均邕訂五經之刺列于太學門外著十志邕作漢記十志有律歷等志譏三互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疏七事一事論明堂月令二事論災異之類廬墓而馴兔擾連理生待母病不解襟帶不寢床者七旬母卒廬于墓

州人不得

王允王佐才  
王允有功於  
漢

曹操據兖州

曹操遣使上  
書

霸王之業可  
成

傳免賜封其室  
傍有木生連理枝

則遠近稱其孝同居三世

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

不分財產則鄉黨高其義

指斥宦官至於亡命江海遁迹吳會而不辭

曹節欲害之嚴馱越

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

威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言曰我力能族人邕遂僣塞報不致踐矣

即翻然而應命信宿三遷

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卒之座上之

歎獄中之死弗獲免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逭矣而允之滅紀廢典其謂之

何哉○袁了凡

續禁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擬卓於中伯山甫亦猶莽大夫揚雄

擬莽伊周與傷哉夫屬其愛則懷畏其威則詭也幸卓也死飯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

之語

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

時為東郡太守

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收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

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兖州刺史

綱目書稱入據之自稱刺史

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

餘萬

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十月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

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

修耕植以蓄軍儲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請張楊

河內太守假塗

西至長安張楊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催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

曹兗州乃心王室

徵朱儁為太僕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為尤遜觀其對諸將方謂庸兒小豎發難可乘乃反為劫質大言不慙甚於此

城邑無復行人

虞虢為寬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慮全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齊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藪南小城與虞相去不遠又何至興十萬之師

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歟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記催從之。

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之師。因移檄牧伯。

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

為太僕。儁前倡議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催記刻制朝廷於是諸守相推儁為主使能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浼首就召何耶。是時朝政出於催。記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

是眾諷之咎歟

癸酉四年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郟。操父高被難徐州被陶謙別將於鬻於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師

水水為不流。進攻雖敗。夏丘時屠之。雖犬亦盡。城邑無復行人。

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虞恐瓚為亂率兵討之。眾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封邑瓚誣虞謀僭號。脅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建安四年瓚為袁紹所弑。

甲戌興平元年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

攻之。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三城不。動程煜過范。說其令斬允。

東阿。名。漢縣。

乎記後失實比  
比然矣

孝子不可為  
心

田單之功可  
立

為天下恕人  
子之情

曹公亦以還  
允

劉備兼領徐  
州

非劉備不能  
安此州

公路豈憂國  
忘家

今日事百姓  
與能

周瑜從孫策  
孫策有復仇  
之志

荀彧勸曹操  
取兗州

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徐眾**

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違庶歸。此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還允為是。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領徐州。

初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孔融謂備曰。袁公路。字宣憂國忘家者。耶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姓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備領徐州非有詔命也。曷為不稱自據綱目於備多恕辭正也。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舒漢縣名。今舒城縣。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使推結分好。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

縣名。今屬直隸揚州府。結納豪傑。有復仇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

漢武帝置懷義校尉一人。秩止六百石。專主分郡賊盜。巡行所部之處。

乙亥二年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遂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

平注袁王國益合編 卷十二 漢紀 孝獻皇帝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河濟亦將軍關中之河內

朱治勸孫策

孫策威振江東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則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乎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以先定操乃止。

李傕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

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

後曹操謀李傕三族郭汜為其將所殺

孫策繫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

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

策舅

橫江拔因。投本土

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

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兵布令。威震江東。

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

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眾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振者。範願暫領都

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

然。舍本土而託將軍者。豈為妻子耶。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

待昭以師友之禮

功名獨不在我

子源天下義士  
子源終不肯本

洪守東郡事迹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云云其正而詞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俱受其敗範出即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超在雍丘曹操圍之**

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

曰子源源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

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

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部將遽虜請

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獨今言好去孔璋

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名於君親子謂余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

聞焉紹增兵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五世三

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

平注  
漢紀  
孝獻皇帝

仁義豈有常

一日殺二烈

士

賊洪守志不

屈

賊洪懷哭秦

之師

不忘故主之

義

忠臣義士之

勳

楊仲奉駕至洛陽

荀彧勸曹操迎駕

何謂服乎紹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賊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奈何一日殺二烈士

**發明** 賊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畫策辱將

守志不屈而已觀其膜目數紹之語深中其罪而紹不知自反何哉

○後漢書曰

龐參之聞賊洪之感憤壯矣迹其行跡且號東甲諸兵誠足憐相高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持外敵之術以好劍懸之會忿捐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

哭秦之師而存荆則未聞也○伍員父兄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伐楚入郢鞭平王屍申包胥如秦乞師日夜哭不絕聲不飲食者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包胥以秦師賊吳吳乃歸昭王復國○愚按洪之激烈德德故主之恩其忠憤亦足悲矣竟阻於勢而不復逞証可樂以存荆之說營之哉

**發明**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發明** 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美皆所以為

忠臣義士之勳也

**續** 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

**續** 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續** 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洛陽

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刑楚木也棘小葉叢生者依牆壁聞曹操在許州今許謀迎天子眾以為

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編素編素編素編素編素

義士有存本  
之恩  
問大順大畧  
大德何如

董承潛召曹  
操

曹操遷帝於  
許  
操引董昭問  
計  
此孤本志

董昭路廣意  
約  
操與或貽厚  
簿之分  
曹操非真有  
相扶帝室之

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

驚輿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回軫。東京秦蕪。秦蕪。秦地。蕪。反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義士有存本之恩。兆民懷感。舊之

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

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

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值董承患。遣於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

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謀有罪實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

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

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

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胡致堂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計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

利深。契操之心。且曰。有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尹遂昌自董卓肇亂。天下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

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相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陽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修復。經理今乃棄其故居。移駕至許。何哉。

故綱目書操遷帝於許。則其詞急。而有專意也。况謂之遷帝。則所遷者止於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是

漢帝至是亦  
寄生之君耳

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策自為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



心漢帝亦寄生  
之君虞翻諫孫策  
出獵白龍圍於豫  
且

請以大將軍  
讓紹

公達非常人  
使孤成大業  
者此人

真吾主

以孔融為將  
作大匠  
孔融尊事鄭  
玄鄭公卿

此民之望不  
可失

以交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姓名也且七余反按李太白詩白龍改魚腹偶被豫且刺誰使爾為

魚徒勞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案**

按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飯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今為乘而從布衣飲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四**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四**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

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

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四**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彧為軍師郭嘉為祭酒○**四**初操求策謀之

士彧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微攸與語大悅曰公達字攸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

天下復何憂哉嘉初見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

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按國霸以得人為大本二子歸操漢業殆及度乎

**四**以孔融為將作大匠○**四**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玄雖傳洽熟稱為純儒許會問宗之執子弟禮易其鄉名曰鄭

公卿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

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

東祇請建屯

田 募民屯田許

下 起祇成峻

郭嘉謀操殺 劉備

詔以劉備為 豫州牧

變 袁漢顏色不

昭然有存漢 之心

綱目有予貽 烈之意

止 怒乃

之義遜遂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甚哀術在江淮取給蒲葦餓則寇畧飽

則棄餘粟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

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

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愚按祇峻建許下之屯不 過為曹端裏奪資耳尹氏

謂綱目書以子 之失其旨矣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

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蚤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

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害推誠仗信以招豪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

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沮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方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

矣詔以備為豫州牧遣東屯沛縣名屬直 隸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漢茂才至是 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決不

可布大怒以兵舟之漢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人使彼國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邪將復合將軍之意則存在此不在彼且漢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

綱目有予貽烈之意 止 怒乃 綱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綱官詔則出于朝廷而非操所能 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貽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

所處何時而以學校雅樂為事清流名士之禍人於斯極矣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發明** 時權臣擅命宗國傾危表兵強地廣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庶而所為乃爾書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爾

高祖智勝項羽

**丁丑三年袁紹與曹操書詞語傲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曹操有十勝曹操用人推才

**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勤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紹雖強無能為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

**袁術稱帝於壽春** 術以讒言代漢者當塗島自云名字以應之以其字為公路術亦邑中道不知乃曹魏之讒當塗而為象魏闕也言當代漢者也 **殺故兗州刺史史金尚** 術欲以尚為太尉 尚逃去術殺之

**術謂張承曰孤以地廣民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

**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也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

**袁術僭逆金尚能** 言官所以予其死節也 **丁南湖** 信符讖者雖背如先武亦玷誠德况其他乎袁術初為南陽太守天性驕悍以符

符讖者之戒亦為 **袁了凡** 五世相韓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亡存乎必報張子房之忠也 袁安後裔可惜也 五世相漢因其長乘其利而寬制神器結術之所以為賊也

**始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砍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拔戟砍几

在德不在強用德同天下之欲金尚不為袁術所污

詳可得聞乎荀彧薦鍾繇屬以西事可無憂

養虎養鷹

連雞勢不俱

此吾與噲

楊公四世清德

楊公海內所曉

絕婚公路

袁術字也術遣使告呂布求迎婦登父陳珪說絕其婚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

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食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

秋九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楊彪與紹為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楊震畏四知楊秉切真楊彪名震天下海內所瞻何以袁氏歸罪於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

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初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

陳宮有智而  
遠

以孝治天下  
者不害人之  
親

君子勇貴以  
義

天下固可圖

瑜肅渡江從  
策

宜識神亭時  
邪

知已勿憂不  
知慮

言言在王經錄合錄 卷十一

疲敵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宮請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蘇老泉君子之勇貴乎劍疾視者其如我何亦必不能久生也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整拔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或負此而攻彼或攻彼而舍此暴橫驕凌眾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禽是其勇也宜不如虎狼哉雖能傷人而不知有懼寡之可慮卒內食於人耳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也

以劉備為左將軍備從操運許操表以

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因加策

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慈

於甬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宜識音志神亭時邪興平二年策攻劉錄於曲阿時慈為將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

華子魚牧御  
方規何如  
舍我當復從

子魚良德

義者無敵

廟勝之策不  
在強弱

還許分兵守  
官渡

謂言從操有  
三

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繇卒。揚州士衆未有所附。策命繇往撫安

之。并觀華子魚。子魚，華敬字也。泉欲奉敬為主。敬謝之。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繇必不還。策曰：子

義。太史慈字。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

已策撫掌大笑。遂有兼併之志。

己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邊操遠

備邀之，復走術。史稱操厚選備以為豫州牧，綱目則書詔史稱操表備為左將軍，綱目止書以史稱操遣春憤慨，嘔血死。備邀袁術，綱目則書詔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全備也。故曰綱目於劉備多恕辭。

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曹操進

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東平縣。

賈詡音許勸張繡降曹操。張繡以為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奉天

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公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

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衆降操。曹操使衛覬鎮

鹽國之大寶

強本弱敵之利

劉表遣韓嵩  
詣許

此萬全之策

韓嵩守節

萬不負將軍

韓嵩能盡使  
臣之職

韓嵩知君臣  
之義

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為部曲，兵家遂強。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制。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惟加重恩，無為負嵩。表強之至許，詔拜嵩為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目

綱目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書遣嵩詣

許則見其有顧盼觀望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持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子表也。

華子魚自有名字

中州常懷瞻仰

華歆謙光之談

華歆王朗雖同

一墮城虧節然

胡猶力盡而降

歆則葛巾迎謁

於此名士厚顏莫甚

如神孫討逆用兵

華歆葛巾迎策

魏功曹在公

書規

劉備起兵討曹操

英雄惟使君與孫方舍失匕箸

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華歆字自有名字然

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鄴郡故王府君

齊名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元年孫策擊朗降之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

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鄴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

談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

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

歆拜禮為上賓○孫盛高既無夷貊歸德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挽心交臂位奪仰墮言駭大馬○夷謂白夷略謂四略無此輩輜光隱晦之遺風謂挽心於邪憐之說交臂於凌勢之徒

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東其事

未集方當優禮賢士舍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

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

備謀誅曹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

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平主文王國監合編 卷十二 漢紀 孝獻皇帝 十二



曹公自來未可知

董承親受密

諜

范史之義順

精

劉備人傑  
善承智不及王  
允而欲效圖卓  
之舉非獨自設  
其身適足以危  
其主所謂志可  
矜而智不遠者  
也然操之得人  
本由董承與正  
名討賊者不可  
同日語矣

田豐擊

地

雲長三約

身還小沛。即漢沛縣屬徐州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長史劉

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討賊義重綱目重以

予人也必若劉備。尹氏自曹操封還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諜與昭烈謀操然後可以書討矣。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所載董承等受密

諜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每漢中王以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

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王鳳洲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英雖惟使君與操耳誠敬而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有劉備所以為袁術也耶

庚辰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時承謀洩操

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

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

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

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以杖擊地曰嗟

乎遭難遇之時而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禽關

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雲長謂張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

也如其不允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為操所

吞必不降

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侍至天明備奔青  
州歸袁紹紹去鄴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實其不以討賊與承  
何操之逆承為之也

操還軍官渡城名紹議攻許進軍黎陽黎陽今濟縣是屬直隸大名府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

屬直隸大名府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顏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象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

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紹軍至延津南操陳輜重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兩戰

禽之紹軍奪氣按雲長之報曹世多疑其非以為逃死青州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殺良而紹殺備是假手於袁

之象雖豈不能料此乎豈不能制其手足而俾其罔聞知乎雲長何由知玄德之在袁而紹之將  
即劉之時耳故其斬良也將以報曹也其報曹也將以歸劉也尚論者苟亦度其勢而量其心哉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

吾極知曹公待吾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

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將其所賜拜書告

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丁南湖

關羽報效曹  
羽奔劉備於  
袁軍  
各為其主

沮授臨濟興  
歎

關羽殺顏良

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於昭烈而竭力以事之乎及羽殺顏良以報曹則無德不報乃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之無一言諫救耶豈羽之忠厚之道惟以自善而不以責君邪蓋操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也璋之大德備非遽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全身而歸漢備不取璋則安得立國而嗣漢苟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君臣之事恕焉可也

○李光縉主存  
則歸此侯心也主亡則捕非侯心也侯但為權宜之言以復曹孟德之請耳使先主不在袁紹軍侯宜終歸曹操哉侯之報曹非報曹也報其為漢而生己也侯豈不知曹之生己非欲為漢但當是時先主東奔西竄未有所定其所與共興復者為侯侯亡則先主之勢孤而漢事去矣侯故以為有德於漢而欲報之也人謂侯報曹為厚曹吾以為薄曹惟其薄之故但報之投桃而報李非報之厚者厚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矣侯之君先主是也雖然猶有華容之釋何此釋曹也非報曹也吳強而漢弱吳非無事之國也曹亡則所國將在劉吳侯所以留吳之敵而時其三分之敵也以等之白馬高坡之役謬哉侯之言曰丞相之恩滿有所報夫滿者溢之謂也一報之而已溢矣再報乎侯之心昭然如日矣

田豐說袁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才不能用即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用兵足與操埒使鼓行直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孫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為之也

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而射石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眾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衡與橫同喻並高曰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三十六

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舉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袁了凡孫策將終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卿自取之漢先主臨死

陽安即都尉李通急斂戶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

何以勸善或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部內遂安

一方安危之機

三駕敵楚之術  
同營計行而營  
同營不用而紹  
亡明人所見略  
同成事在乎審  
勢信矣  
既知不用人之  
言而致敗乃以  
見笑殺之如此  
矜忘其得善終  
幸矣尚其子能  
克家也

袁紹殺田豐  
曹叅所以興  
亡

周瑜薦魯肅

推引肅合榻  
對飲

袁紹軍陽武曹操分營堅壁以衆少糧盡欲還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在故市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江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曰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蘇老泉曹操既勝為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復勿難言矣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

敗必相哀惟田別罵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且  
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之所由興亡乎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

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

能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

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許程肉生

兄弟左右手

曹操責孫權

任子

瑜不獨持論傷

與魏家實中事

理使瑜不死求

吳必無稱臣質

子之事孫權其

亦中材耳

豈與南而稱

孤同

與春秋異事

同意  
人當先自治

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名與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而陽府備於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

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被股骨也股外曰髀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病發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欲

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

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聽之譚不聽

曹操責孫權任子猶言質子也權不受命○時操下書責權任子為質瑜曰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

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

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尹遂昌曹操封還天子斷喪王室篡弒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矣綱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

命其與春秋書宣公平晉及鄭晉人不肯與事而同意是皆以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已

其本

譚尚相攻

譚廣東郭遺

田父之獲

急則相保緩則

相爭郭嘉之論

與下莊事同然

譚尚之相殘乃

躡步結術之操

戈天道好運信

哉

天下之難未

息

操領冀州牧

李孚出入嚴圍

周自投獲操付

諸一笑所謂因

計用計也以此

為操軍紀之疏

其見淺矣

足下意以為

何如

舉大事當立

大義

○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

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曰青州指袁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

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按

國策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兔名曰郭自困於前而遭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

多以為劉表強以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

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天下

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許譚平也平和

○甲申九年春三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

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若事不辨則方面何所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岱或秋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

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

熙尚俱奔烏桓○初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

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知不能救勇不

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卒珩志以屬事君

以荀悅為侍中

荀悅作申鑒問荀悅論為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可詳其美與

賞罰之精華君子化其情

垂拱揖讓而海內平

以仲文就為尚書郎

仲文說言言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舍之十三年操擊烏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丁南

湖袁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葉葉率循為善之報也然歲久必衰誕生給術東董卓之亂各篇第上給乃剛狠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矣能不識乎

十月以荀悅悅更之兄子也為侍中 時歸政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

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故越

執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

軍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定無惑詐偽以善家心故俗無姦佞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枉德威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於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寄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賞安行則善不勤矣罰安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勤謂之止善惡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為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四海平矣按後漢書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辭

約事詳論

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郎統乃荀彧所舉 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爭戰者競起焉用智者皆窮用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銜馬口中勒以行馬及繼體之時者皆繫也及繼體之時

田時不實虛龍  
世所稱高蹈者  
然因欲報公孫  
瓚而引道以顯  
照高隱避忠厚  
之士或不出此  
矣

劉備說劉表  
襲許事會宜  
有終極

劉備見諸葛  
亮於隆中  
孔明自比管  
樂  
識時務者在  
俊傑

孔明卧龍此  
人不可屈致  
劉備三顧孔  
明

豪傑之心已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忘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遂致熬天下之膏脂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與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楚邑今荆州是乃兩陽兩郡之南地家於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號曰隆中謂為信然劉

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

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

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同仲大義



孔明於備方寬  
身無所表又尚  
在之時早識荆  
州為起事之地  
北向宛洛西出  
秦川二言早為  
後日六出祁山  
張本真不愧王  
佐之才三分割  
據民非本願社  
甫可謂知言

劉備孔明猶

魚水

司馬徽有知

人之鑒

德操冰鑑

劉備業定於

隆中

三國人才之

威

問孔明方子

房何如

劉備歎於曹

操

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

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沔水入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蘇州西通巴蜀二川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財物所聚曰府

產饒多可備贍給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

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

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

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

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名統德公從子為鳳雛德操徽字為

冰鑑備之業定於隆中終胡致堂三國人才之威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

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為子房此可

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歎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游中土莫若以人才為急曹操下荆州所得者

韓嵩劉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人物乃為玄尹遂昌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

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歎於操殆謂是耶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

莫不乘時奮發斯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稔死

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著不可得而泯沒亮直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

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苟

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伸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豈區區一智一能

天下第一流  
一世人龍

孔明不肯苟  
仕

孔明信大義  
於天下

翊扶正統之  
志昭如日星

與聘草訪渭  
一轍

玳珩典選舉  
六計舉史以廉

為本與服不敢  
過度似己蓋亦

不過從儉一端  
尚不足語正本

清源至垢面魚  
衣飾偽尤甚其

選舉又何足憑  
耶

舉用皆清正  
之士

天下人人自  
治

司馬懿非朗  
所及

願回復生

之土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草野  
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以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哉

袁了凡 諺云此輩處膏不繼  
龍之營鳳鳴瑤林不屈

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榮昭焉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  
余以權之雄譽豈其不能盡亮亮不樂為權盡耳方卧龍南陽時乃心帝室之曹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

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也蓋庶幾知孔明心矣  
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稱衡假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郵慮若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

士操所不取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封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  
以富貴動威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孔明之解復而不能容懿之索償也

戊子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

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玳珩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

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與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

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玳珩謂朗曰公弟

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

就職 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人得與 袁了凡 懿之不樂為操用其傳操邪及躬秉魏政復臨操  
己同列之意自隱然在其中矣 逆輒萬世稱國賊者必曰操懿亡軀輕馬嘆夫人

豈有常也哉初操聞懿有狼顧相故各使前行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子玉曰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  
至素善護每袒護之夫以操之猜也中夜聞逆旅器聲而聞其家賊馬何有於懿而留之蓋患吳蜀為梗而甚愛懿

之才欲藉以僥倖其成功抑亦謂玉之足以制也宜知二方  
未靖而玉先懿殂邪凡此皆天意難瞞之多智不得而與也

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郝慮  
承操旨奏融在北海欲謀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謂願回

與琨玉秋霜  
比質

孔融名重海  
內

慨然有烈士  
夫之風

此人中龍

琦與諸葛謀  
自安之術

升樓去梯  
重耳居外而

安

劉備不忍取  
荆州

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

玄德情感三  
軍

玄德終濟大  
業

復生操遂收融并其妻子殺之

後漢書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黎養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試慮之謀平仲立朝有舒盛齊之望若夫文學之高志直情

真足以動義舉而忤雄心故使軀鼎之逆事賜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

周靜軒

自古篡奪之賊

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

蘇東坡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其偉豪傑之氣自

為一時所宗其論議孝章稱鴻珠雖然有烈士之風又曰文舉以其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謀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諫

操如殺孤兔何足道哉

初劉表二子琮琦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

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在天下

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

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及曹操擊表會

表卒琮嗣未幾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之時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

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新亡

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不為也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

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劉玄德雖頗涉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及景升之榻則情感三軍

總赴夜之士則甘與同  
戰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徐庶辭備請

張飛據水斷橋

此帝王之資  
魯肅說備共  
治曹操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

陽之長坂

南陽當陽縣今屬荊州門州

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

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

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

身是張翼德

飛字

也可來共決死戰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

汚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曹操進軍江陵收用韓嵩利洽等劉璋

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

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齒

晉書

鑿齒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曾自驗代而天下三分皆勸之於數十年之內

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

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使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

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

孫權為討虜將軍

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

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

樊口在江夏郡鄂縣

丁南湖

孫劉合兵拒曹

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豫州英雄蓋世非豫州莫能當曹操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之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說劉備取荆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駁駁日就矣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傷矣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魏時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

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江東劉豫州劉備為豫州刺史收眾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

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橫故齊王榮弟

不肯降漢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志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

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江夏春秋時謂之夏洵吳更名武昌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

故謂之魯縞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肅論力破羣疑  
識見與周瑜俱  
仲張昭輩雖憊  
無能宜足與計  
大事哉

魯肅勸權召  
周瑜  
周瑜決計破  
曹

天以公授孤  
拔刀斫案

天以二人贊  
孤

此自足用

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目時曹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且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則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精兵足用當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存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拊瑜背曰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深合孤心于布等張昭字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贊助方畧劉備在樊口望瑜船往見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兵卒有幾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黃蓋計燒操船

孫劉大破曹兵於赤壁

赤壁成功若

是之捷

魏武長於料

劉備有蓋世

之才

謀

問魏武長於

瑜破之進與操遇赤壁赤壁山名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林與赤壁相對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

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戰船也上下重板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

急蓋以十艦最著著音逐前中江舉航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

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

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

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遂引兵北還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

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肅定

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操秦之說則亦可見矣

○胡致堂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

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吉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

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劉表方保荆蓋孔明已欲

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其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振江海吳誠不自

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忠難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且志難存則益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蘇東坡

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

之不能禁擇此時不取而此後遂致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

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賊以爭孫權足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大

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乃重發於劉

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致於敗此亦不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舜臣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

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思移漢歲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

賴江東諸將志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婦賊魂義神之語風大

卷二十一

十九

赤壁

赤壁

孫劉不知出

此

荆州為餌漁

天下

一荆州而繫

三雄

荆州當吳蜀

之衝

孫劉縱敵以

爭荆州

周呂之徒眷

眷於此

問赤壁之戰

用火攻也東

南之風未可

必也使轉而

西北則將何

如當時謀畫

非萬全之勝

算與

孫權表劉備

為荆州牧

振於東南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感彼之困命一二騎將間道叩收以要其歸路而周瑜輩以大兵躡之則彼眾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孫劉不知出此也然曹操既遠荆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境不啻使

足於是關羽周瑜鍾離處南郡劉璋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荆州而觀曹操於河南則吳曹操以荆州為餌以漁天

下也嗚呼以一荆州而繫三雄則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荆

州之罪也且荆州當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為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周

呂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數且攻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奪荆州

明日分荆州六七周年以荆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也哉

○丁南湖 周瑜黃蓋之戰赤壁也利於發火而火之發也利

內颶風不測向使其轉而西北則瑜蓋之謀適以自焚耳異哉斯戰也斯時也而剛遇斯風也乃知操之逆天而天

之禍操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故離水之風薄沱之冰皆助高光之大順而此風揚颶竟使老瞞役長驅之膽而

昭烈存如綫之漢

○袁了凡 曹操赤壁之挫不勝敗細矣復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遺雖復

為乎豈非天乎

徒民運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強詞於事主之前偷墮者掩耳可笑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之

俱屬湖廣道

○己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時劉琦卒故權表備領也

周瑜分南岸地

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

心常凜凜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

曰子翼

蔣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

評注袁王周監合編

漢紀 考獻皇帝

卷二十二

六



幹笑終無所  
致周瑜雅量高

天下之才德  
各殊不可以  
一節取

貴處中庸為  
可繼  
曹操自陳代  
功

待天下清乃  
出  
問曹操自陳  
伐功及讓還  
三縣何如

此言皆肝腸  
之言

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蘇秦張儀皆遊說士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間也愚按蘇子瞻有言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怒之豈能用公瑾之

流度外之士哉

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初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

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

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表敝壞者謂之廉潔當時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識其

與服朝服大吏或有挈妻媵以入宮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形以檢殊塗

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嘉之乃下令求才

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讓還偽也○下令曰孤始於譙今直隸亳州東築精舍欲待天下

清乃出任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遂欲為國家討罪立功使題墓道

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兗州破黃巾沮袁術推袁紹定劉

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或見孤強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

志每用耿耿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腸之言也心脾之間曰肝高猶言胸膈也然封

曹操讓達三

曹公此今有

是有非

劉仁求得州

蛟龍得雲雨

孔明意亦慮

此寄寓有似養

虎魯肅臨事不

苟公瑾王佐之

飲醅不覺

自醉

兼四縣何德堪之今讓還送陽拓若三縣戶三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胡致堂曹公此今有是

有非某道之過乃其本意歟後始端上燎以時益授據功名顯若旁無軋已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惟一生殺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三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滅不廷之責一向愚弄眾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擢英欽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排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

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資泉水蟲似蛇四足能害人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如龍虎之猛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

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周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笈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

卒於巴邱地名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丁南湖

東坡赤壁賦特稱五德因於周郎孟德蓋世英雄氣吞宇宙也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壽之所謂奇才者乎若假之年則孫曹之雌雄未可必也然曹有幸而孫不幸故瑜年三十六遂卒焉曹致瑜與孫策分配二喬

國色而策乃先卒矣瑜又精於音樂每以三爵之後較手歌曲則其天也殆聲色之所致耶

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

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醅酒也音勞美不覺自醉

魯肅勸權以  
荊州借劉備

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共拒曹操。權從之。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塗道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

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涉獵謂泛覽流觀學如沙水觀飲不專精也。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

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今德化縣，與蒙議論，大驚曰：

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阿蒙，魯肅小名。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

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胡致堂三國之主權為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為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

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初備以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名今屬衡州在縣不治，免官。

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漢制治中從事刺史行即別駕一車故曰別駕始當

展其驥足耳。如馬須大路乃能展其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

侍中，親待亞於諸葛亮。○丁南湖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貽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貽烈也。魯肅以人才為恤而不以敵

國為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算，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按統為德公之從子，為孔明司馬，儼之姻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配云。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也。操之專恣，於是為基焉。

韓遂乃起請與操相見  
語移時不及軍事

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松勸劉璋  
結劉備

凡事與孫相反  
難為矯枉之計  
亦屬沽名之舉  
龐統之言自是  
遠識彼委文拘  
美坐失事權者  
罕不為子孫執  
中之流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操留子丕守鄴非今臨漳縣屬河南彰德府自將擊超

大破之超遂奔涼州

初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交於是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歎笑胡盧觀者前後重荷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操追至安定郡名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

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吾若入河東賊必

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

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

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

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為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本作悒益州別駕張松與

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魯即五斗米賊以鬼神惑眾據漢中璋曰誰

可使者松乃舉正曹操遣錄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議奉戴以

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討張魯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

使之討魯魯必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法正至荆

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

嚴顏拊心與  
歎

坐山放虎自  
衛

厚樹恩德以  
收衆心

將軍為天下  
之鎮

軍事有專無  
請

程昱善處人  
父子之間

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涪音浮縣名即今綿州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十七年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外遠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即往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

之間

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

之權於是作石頭城。

今直隸應天府

徙居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秣陵今應天府上元江甯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

之名曰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為嫌改金陵曰秣陵以抑之我明皇祖定藏於此即今南京

七月權長史張紘卒。○時吳遣紘還家道病授子靜留牋曰自古有國家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

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人君乘機取

明君求賢如飢渴

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悟

明君以義斷恩

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初董昭與

董昭勸加九錫

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

君子愛人以德

兵以匡朝甯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

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濡須水名今在廬州府巢縣

荀彧死漢室

或以疾留壽春飲約而死。

或行設修養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按後漢書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

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荀彧

或之殺身無可取

司馬公之語

余不錄

問荀彧元漢

室何如

荀彧有殺身

成仁之美

荀彧道似伯

夷

劉穆之宋齊

丘之比

荀彧功不在

管仲之後

曹操五霸罪

人  
荀彧仁居管  
仲之光

之死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或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宜予之哉夫曹操奸詐忌刻凡才智之士鮮有為其所容或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况其篡弒已成或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哉且或與操周旋踰二十年豈不知操之為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讓責之乎或之殺身既不足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則在於從操之初晚節末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或果能為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荀彧自殺為文今既刺而不書又併司馬光公褒稱之語去之

楊龜山

曹操扶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痛人知之而或聞關河冀探其

所歸卒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子其拒董昭之議豈真有忠貞之節抑欲以晚節蓋之與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難矣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又曰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

朱子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

道似伯夷予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汗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宜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胡致堂

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迫謂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衛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餘東征西伐擒呂布破袁紹下荊州定關中皆關土討賊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荀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威抑戎狄事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為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豈嘗破迎君父弑天下主母如操之所為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漢真亂臣賊子之魁桀矣

丁南

○溫公曰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湖

或之勸操也取究則比高光迎帝則比晉美反官渡不令遵許則亦比漢楚而大順大畧等語皆仗漢執言於篡取之說策杜牧護其救盜穴聽發植者誠是也溫公乃以彧為仁以杜為諤而其言曰凡此魏武於高

袁了凡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

光漢楚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所言耶愚謂其文則史春秋之定法而溫公所自作之通鑑亦一一皆史矣顧獨於彧而不信史則其通鑑亦不可信乎

伯夷夫儼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為周况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乎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為韓滅秦功成而無迹這免於禍或祖父皆仕漢淑斐台司身為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時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

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策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

龐統陳取成  
都三計

東吳兵勢方張  
且有魯商呂蒙  
等為之經營操  
至漢須何至呼  
備自救此蓋備  
藉口請劉璋益

兵之詞劉璋無  
能耳時若聽龐  
統上計成都可  
立得而備雖稱  
英雄亦實內怯  
宜其聽中計耳

二子喜必來  
昭烈經權得  
失

生子當如孫  
仲謀

時人皆服其  
清

操欲復肉刑  
名輕而實重

平主袁王國監各編

卷十二

漢紀 孝獻皇帝

二十四

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  
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白帝城名在夔州府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進據涪城  
袁術書據而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備其書據何傳  
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備隱矣○朱子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孔氏  
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焉知有權即既狹狹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  
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方正學馬  
徽以孔明麗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愚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  
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  
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  
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在巢縣號步騎四十萬孫權率眾七萬禦

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仲謀孫權字如劉景

升兒子豚犬耳景升劉表字操撤軍還

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九錫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賜莽安漢公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秋七月魏使建宗廟社稷○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曹操郎中令袁

渙得賞賜之物皆散之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操欲復肉刑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廢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

平主袁王國監各編 卷十二 漢紀 孝獻皇帝 二十四



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

至於傷人或殘毀其其體而裁剪毛髮皆非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覺室刑

所居溫密之室也盜者則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竟不行

**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

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

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

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皆縣名飛定巴西德陽皆縣名龐統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

不足為計亦來請降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

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

出降備遣璋於公安縣名屬荊州城盡歸其財物備自領益州牧○**蘇東坡**取之以仁義守

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

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昭烈

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子昭烈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捥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

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之多言地不若曹之廣言戰不若曹之能所持以勝之者獨  
以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遺劉璋既以失天下忠臣義士  
**葉平巖**昭烈以信義聞天下  
之心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啟天下驚應蓋亦難矣  
而論者以璋善過昭烈及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我吾竊以為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為義也方董卓之能雄家  
競逐備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東問焉有益州假然有不臣之心造來與劉璋問遣來賊殺漢使助

我州無降將

張飛釋嚴顏

孔明遺劉璋

劉備自領益

州牧

孔明之所以

失

忠義激天下

之心

昭烈以信義

聞天下

璋先儒蘇氏葉氏之說果孰當與取璋正所以為義孔明必求有成孔明為此便有班駘

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放虎於山林擢用西土賢士

郡縣望風景

有志之士競勸

劉巴請鑄直百錢

曰取劉璋者正備劉璋孤弱以備為泰山之倚故張松白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丁南湖是以璋之事備也盡其兵而助之盡其財以贈之盡其方以迎之盡其情以敵之是璋能厚備而備亦不可薄璋也夫何婦文之後不數月間乃即反兵而圍之逼降而取之夫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故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處無成矣此不可為也又曰只是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為事欲苟成功欲苟就孔明只為如此便可班駘蘇子曰義仁詐力雜用孔明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遭劉璋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斯三者者確論也近代葉趙二氏乃謂劉焉據有益州為漢之奸賊至以二袁董卓比之而曲辯取璋者之為義焉乎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取益而焉獨不可以據益乎二氏之辯誠曲矣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

**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梟雄人也**

**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是時益**

**州郡縣皆望風景附**景請影言服從之易如影之隨形也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

**黃權李巖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美璋所擯棄劉巴夙昔所**

**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

**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

諸葛亮不法  
法正  
孝直為之輔  
翼  
翔翔不可復  
制

諸葛亮以嚴  
治蜀

思榮並濟  
諸葛亮為治  
之要

蔣琬非百里  
之才

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法正**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翔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嚴**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德政不傾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蔡虛齋****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進人嚴矣無繼璋之暗弱專權恣睢者或既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乎况昭烈寬仁大度吾不以嚴而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嚴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獨疾徐甘苦之相成邪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廣都縣名蜀成都府長樂令也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效也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臣非百里之才

刑顯防閑以禮

採春華忘秋實

二荀之進善去惡

二荀論人久而益信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七月魏公操擊孫權○操留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

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

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甚懼焉

魏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

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荀攸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荀攸之去惡不去不止

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丁南湖綱目前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此書魏荀攸卒夫

或故皆魏之謀臣也而書法何其異乎前書官而不書魏者以其官於漢而

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

邳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足

行泣而過歆曰不能復相法耶帝曰吾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靜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

二皇子皆斃之愚按操之賊害國母其凶暴虐誠不在莽卓下而華歆之黨逆至於壞戶發壁非萬世名教之罪人哉

乙未二十年春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為宗室翼

憑陰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往夏口。夏口在湖廣武昌之東備過之，不得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

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長史，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使關羽爭之，權使魯肅屯益

陽。孫名屬，湖廣長沙府以拒羽。會聞操攻張魯，取漢中。今漢中府屬陝西道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

權令諸葛瑾報命。瑾亮之兄也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

屬權，南郡、零陵以西屬備。

**魏**公操自擊張魯，拔之，操入南鄭。南鄭，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

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此曹

操引光武語也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計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

懼，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

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

荊州東南門戶，吳蜀之所必爭。

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莫然得移漢作權，固不足論自私自罪備不能辭。

孫劉分荊州

此機不可失

聖人不能違時

諸葛亮明於治國

關張勇冠三軍

軍

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曄曰曄曰

今已小定不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等守漢中○王鳳洲古云十人為俊萬人為傑漢高祖謂

蕭張韓皆人傑吾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為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子謂孔明以治國為賢相以策敵為謀臣蓋無蕭張而駕馭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宜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溫字乎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教今也為教猶言作書與合肥

護軍薛悌發函教署發書也函覆也所以感書者謂發書於教函之外邊云曰賊至乃發啟發封函也及是孫權率眾十萬

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諸

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

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

書紳也

十一月張魯出降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閭闔為列侯○習鑿齒閭闔錄魯勿王

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願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

丙申二十一年五月魏公操進爵為魏王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胡

賀齊迎權入船願以此為終身之戒刻心非但書紳封閭闔為列侯塞本源而末流自止

解衣手指瘡痕

崔瑗露版答魏王

春秋立子以長

曹丕問賈詡

自固之策

賈詡思袁劉父子

辛君知我昔不

主國不可以不懼

法正勸劉備

取漢中

氏

操弟次自逆勢日以逼故始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丁酉二十二年正月魏王操擊孫權三月權降

諸將以秦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秦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

涕曰幼平周泰字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以骨肉之恩

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以曹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愛

之欲以為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

丕為五官中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瑗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

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

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

不可以不懼宜戚且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

漢中益州咽喉

孔明盡時人之器用

嚴畷能以實讓

陸遜稱式佳吏  
式意欲養民  
此誠長者之事

紀晃起兵討  
曹  
金禕與紀晃

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率諸將進兵漢中張郃等相拒備不利令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三**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四**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五**初權以嚴畷代肅督兵領陸口畷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蒙代焉衆喜畷能以實讓

**六**權遣陸遜討丹陽名郡山越平之○**七**山越既平遜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

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詰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為耳

**八**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不克死之○**九**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



而死

**贊**

操以奸賊之資躬行試逆篡奪漢非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末減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蓋是等輩雖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賊使不免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使首事賊之人細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雖必錄雖死猶榮也烏乎討賊若此為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魏** 己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

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

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

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趙雲一身都是膽也操

引兵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按陝壽志先王而定諸郡黃忠委質隨從入蜀攻劉璋忠常先登

**魏** 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樊城名在湖北仁使

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

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

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以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

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襲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子龍一身都是膽

關羽威震華夏于禁不及龐德

魯肅勸孫權  
羽

孫權求婚關

羽

呂蒙勸孫

州

陸遜意思深

長

陸遜才堪負

重

陸遜稱羽功

美

白衣搖櫓

孫權取荊州

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羽和也與之同仇及呂蒙代魯

肅以為羽素饒勇有兼併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

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

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

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

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城然後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諸

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疾篤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

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

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

遜具啟陳其可擒之要權遂發兵令蒙襲羽又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

乞不漏令羽有備眾請密之董昭不肯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羽聞則圍速解

矣羽聞之猶豫不能去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轉轆音溝中蒙使白衣搖櫓作商

賈人服晝夜兼行襲之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

素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

平注袁王國監合編 漢紀 孝獻皇帝 二

關羽萬人敵

呂蒙失同仇之義  
問朱子謂人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其故可得聞與

孫權論周瑜得失  
一見便及帝王大喜

麾下大將軍之將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鎧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羽聞南

郡破即還保麥城麥城在湖廣當陽縣東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俱被害遂定

荆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獲至江陵從事樊仙誘導論夷酋附漢中權曰遣萬人討之潘濬曰以

州人效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佯為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胡致堂先主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

雖捐恤卒伍得眾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

而不置謀主也使時有法孝直龐士元者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

大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耶○丁南湖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

殺關羽而乃書曰權遺斬之所以歸罪於權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曹之惡耳○唐荆川按關侯始識玄

遇之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西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嘗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

魏不先加於臧身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也權操

耳○袁了凡關羽義勇忠烈稟乾坤之正氣千古真正英雄也然性矜伐上人亦其所偏聞馬超武勇則書問

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以費詩再三勸諭乃感悟夫大度非一木之

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

邈焉寡儔子敬魯肅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帝王大畧之業此一快

問孫權論  
臣長短何如

一短二長

帝王之起皆  
有驅除

孫權稱臣於  
操

欲踞吾著爐  
火上

曹操自比周  
文

教化國家急  
務

風俗天下大  
事

風俗未有若  
東漢之盛

先武明章遺  
化

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詢諸將咨問所  
宜俱欲迎之子敬獨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  
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  
鄧禹也子明字蒙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  
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  
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且孤亦恕  
之不苟責也

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  
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  
今日殿下功德巍巍魏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  
宜正大統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發明

不能為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  
之罪人也進爵領州豈予之手蓋亦交讓之耳

司馬公評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  
事也而庸君忽之先武遺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

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邁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  
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故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嬰倖用事可謂亂矣然  
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立私論以救其敗  
是以政治雖敗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先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

魏武猶畏名義而自抑

後漢名節成於風俗

文王之道德精微

有三者可以語文王

曹操知人善察

綱目於大臣之賢者其罕書其書操非予之也

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

在吾云云可見其心逆矣劉友

益謂幸其死固然迂矣

看三國識破一事

遺令之意何如

此乃操之遺意

恩千百年無人識得

而振之則漢氏之非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台戎量卓乘靈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社邱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抗如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

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

之則可以至於道矣

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比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入善攻戰而無道不義惡漢之賊矣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胡致堂

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難眩以為識

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

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

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艾刈羣雄幾平海內

至是薨操太子丕以王后令即帝位

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之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生平好至此盡矣故臨事語語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語語百言下至

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虛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當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也思千百年無一人識得

文苑載漢高初太子云吾身當秦禁學亦不喜讀書謂無所益踐作以來逸書方出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高帝大英雄人披胸教子宜復有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守節戒之曰吾廿二時為頃丘令思此時所為無悔於今汝亦年廿三矣可不勉與臨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愧悔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又曰陳孔璋為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署發丘中郎將換金校尉所至隳哭無顯不露果然則操亦推埋賊也然別傳載操引兵及峴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蓋不虛操死葬於

為疑塚若山於魏即講武城外漳河上壘壘相望凡七十二處矣夫操自相人多矣能悟弗懲乎

程明道

後漢名師成於

魏王自比甚矣聖人之

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

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

陳華九品官

人之法何如

以本州郡人任

中正之職使品

第官材高下其

義尚可訓其法

尚可行改蓋汝

南月旦惡習釀

成與政有如是

之甚哉

魏置州郡中

正

賈逵真刺史

威福書之明

誠

所言乃社稷

之慮

辛毗引裾

湯武不失為

聖人商周不

失為正統

朱子有裨名

教

尤武希世之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力乃立九品官人之法九品有州郡皆置中正

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逵奏免二十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廢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十月魏王曹丕為皇帝廢帝為山陽公逵尊父操曰武皇帝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

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濟謂丕曰作

威作福書有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又魏主丕

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飢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辛毗求見丕

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

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

裾諫丕乃徙其半以實之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德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

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今朱子直以稱帝廢主大書於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

歷年圖說新莽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

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眾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

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定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

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哉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優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

化表行誼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浸弛外戚專權近

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亡身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與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綱

乎三代  
建武永平之  
道烈  
舜禹之事吾  
知之

論光武

賜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哀哉 ○丘瓊山 曹丕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退辭讓至於再三登壇祀祭曲盡儀文顧謂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避之事也不知舜所以事堯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興賢乎噫已實而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耶

東漢總論

顧洄瀾曰王莽即位窮凶極惡卯金鼎絕人民改代天下之嘔吟思漢非一

日矣文叔自以劉秀當為天子而興兵白水 山陽王書曰高祖起亭長陸下起白水 以捕不道於時盜

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秀乃除莽苛政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鷹至莫不研

精殫慮被甲躍馬以共噓死及於復燃 七制論噓高皇之死及復燃之 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

異而盆子 赤眉 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 新董憲 遣耿弇而

張步躬歿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 述 隕首天戈所指乾清坤夷

日月所照皆為臣妾且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

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 徽任永馮 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役視

太學投戈講藝意馬論道東都之業炳炳麟麟 揚雄美新篇麟與瑞同 繼盛於西惜其如

長者家兒之譖而勲臣爵絕 馬援曰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從事殊難得調至是 讀河圖會

昌之讖而侈志東封 帝東巡封泰山 溺貴人麗華之寵而嫡子遷位 帝易太子 不能不為盛

德之累焉耳明帝即位以萬乘至重壯者慮輕詔曰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而克遵舊制

垂情古典嚴絕外家不私毫髮聽鍾離意疏而止北宮納東平王蒼諫而罷

校獵禁章疏浮詞而不為詔子嗤可謂從諫不拂改過不吝者矣是時太和

協暢萬幾穆清傳毅士激篇云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台而望雲物尊

禮三老以季躬為三老五更以桓榮為五更而冠帶雜沓於橋門郁郁然禮縛五帝儀繁三王溫呂

人文化成篇東京風物於斯為美而詔羣司極言以示百官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

終綱目之所無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漢書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首稱大有

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其自起撞郎歎弘人之雅度而求書天竺釀後世

之浮屠君子不能不無憾焉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琴瑟之喻

寬刑也公上林池籞之賦愛民也立白虎觀以議五經異同之辨尚文也而

又孝隆太后友愛諸王不遺就國勸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美文景增光前

烈史稱長者誰曰不宜然太子以無故廢初宋貴人生太子慶實后養梁貴人入子為子謀陷朱氏乃廢慶立肇梁竦以

無罪免肇立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實作飛書陷竦而竇氏驕淫滋甚噫國家欲棄憲無異孤雛腐鼠顧

不思以時收翦而使縱其貫天達地之惡鄭弘曰竇憲奸惡貫天達地其為白璧之瑕也不既



多乎使太子殺梁誅二事所謂白璧之瑕也和帝幼冲權在竇氏帝獨渙起宸斷殲厥大慙誅納諫

重儒動無大過以陳寵為廷尉而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愛民切矣勿受

遠國之珍羞而不以滋味為德矣嶺南獻龍眼荔枝唐羌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能詔太官勿復獻迹其所施蓋

亦慈儉之君也所可恨者除憲之主謀於鄭眾而勾盾令封侯勾盾令鄭眾封鄴鄉侯以

梯十常侍亡漢之階似乎拒虎而進狼耳殤帝崩在襁褓鄧后以清和王子

祐帝安入承大統時帝年已十三而猶把握朝權不忍釋手故論者以災變迭

形皆為女主當陽之故然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水電日食之變曾不少減

女帝即位以采史變者七十日食十有三地震二十有二可以惕然省矣而乃憎輔遠弼隆恩乳幸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幸馮石府留飲十日

腐身熏子執柄持權江京李閎皆封列侯淫威驕親耿寶宋楊四子等穹官隆秩黑白混淆天下喧

嘩揚震疏帝之多不德如此欲以弭災靖亂尚可得耶安帝既崩閻后圖擅大

權貪立孩孺立北鄉侯天牖其衷北鄉尋殞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英王是為順

帝誅閻顯遷太后而權在十九侯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又尊寵乳母復尋覆輒梁氏子

弟榮顯兼加對策公卿類多拱默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虞翻上疏

此其時政為何如然莫楊震初楊震被誹自鴆死賜亭赦虞詡朝太后却貢珠起太學擢周

論冲帝

論質帝

論桓帝

舉以孱弱如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其亦庸中之佼佼者與光武曰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帝二歲即位梁后臨朝委任宰輔李固所言太多從之庶幾可望治乎至質帝立而跋扈

將軍梁冀雄豺狼於當道而帝以毒死矣冀執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蠡吾桓帝意

氣凶凶操行不軌禮儀比蕭何封縣比鄧禹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

轂連組磊落一門貴盛漢室外戚之驕未有若是者帝不顯其罪以戮之而

使功出五侯單超左瑄貝瓊等是猶解醒酒病當以酒也由是左迴天貝獨坐徐卧虎

唐兩墮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迴天貝獨坐徐卧虎兩墮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范曄論而權歸奄豎於

是時也天垂異地吐妖襄楷上書國家有三空之厄陳蕃曰今有三空之厄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正人主焦心

毀顏之時乃騁心輿馬之觀再行老子之祀人主崇道教之始仇讐善類屏隔讜言終

身暗惑未有勝政黃瓊上疏曰陛下中位以來未有勝政噫桓之為桓可勝歎哉諸君子生於是時不

能閉門掃軌含華隱曜晉陽協七命論冲漢公子含華曜曜嘉道龍盤以高棲其志魏王粲七釋篇深而欲仗一

簣之微力障頽波橫流之衝一戰不勝公議敗績源流至論云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竟致大

奸伺隙而侮人譽激而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其如邦國之殄瘁何靈帝既

立曹節王甫輩扇令謀奸搖弄國柄陳蕃竇武於此不思深算妙慮以除穢

鋤豪而語以泄敗。史記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一跌不收。宦官殺陳寶俾羣奄愈以無忌勢如沸灼。政

如網罟此何等時也。黨賢不察互相標榜。乃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

稱。而禁錮重申。愛及五屬。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地板蕩。四海離情。而帝方

驚獄賣官。後宮列肆。父母刀餘。奴隸朝士。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以雌雞化

為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墜溫德。而帝畧無驚悟。自此黃巾滿四

方。張角等起謂之黃巾賊青草延千里。三國史傳小兒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而漢之亡決矣。靈帝崩而皇子

辨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掃除積穢。猶

鼓洪爐。燎毛髮耳。乃紛紛召外兵。以為掩目捕雀之計。卒之頭顱墜地。宦官殺進

天子流離。宦官劫帝出於河上羞朝廷而為天下笑。咎將誰委。董卓入朝。敢行廢立。劫遷

帝室。宮廟烟灰。於是關東諸侯。共以誅卓為名。雖能市曜。臍燈而終。致九州

幅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雄視於荊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紹稱強於

河北。袁術僭號乎壽春。劉焉遠據乎巴蜀。曹操遷駕於許都。羣凶覬覦連城

帶邑。一人尺土。帝無獲焉。策魏武九錫文曰羣凶云云甚至老瞞得志。而挾天子。令諸侯弑母

后。試母后伏氏僭殊禮。以陵轢君父。是去一卓而得一卓也。劉輕曹重。賦云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于

百柄推棟陽弱海巷詩曰東京失其制形臣弄天綱青千里草來時起當塗凶悖陸機當塗稱凶悖天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征輦震於閩宇

流血染於泉壤我瞻四方曷其有極幸而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

頽乾綱解紐投袂涿郡以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推袁紹

為盟主劉表分荊州以栖足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百敗而其志不折左龍

右鳳孔明麗士元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曹東之吳孫割鼎屹峙以延正統竊怪夫孫

權不能仗義孫劉爭荊州襲殺關羽而使猯亭之役先主伐吳折辱於陸遜之師也白帝託孤

帝入白帝城託孤於亮後主繼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

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輜巾之遺方圖

鞠躬盡瘁而中營星已告殞先正云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誠哉文膽云民心思漢王朗假

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賈其然乎姜維繼丞相之任時勢洶洶九窺中原壯懷未就憫

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維周愚以為伯約姜維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而志

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明主下有奸奄黃皓鄧艾懸崖之寇至江油而禪

已面縛詣敵營矣赤精哀歌杜甫大都隨鼎去李庚東不思蜀土日樂他邦悲夫

高祖以亭長肇漢先武以白水中興昭烈以孤窮分鼎而子孫居九州之地

東漢書論 三十四

身無所安處。

曹問論

所以然者皆以母后

呂后實后梁后

宦

十常侍十九侯張讓黃皓也

戚

王莽五侯貴憲梁冀傳

強臣

董卓

之故有天下者其思履霜之漸

易曰履霜堅冰至

衣襦之戒

易曰袿有衣袽

以救炎炎之勢

於熒熒之始云

王鑑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三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趙田 袁黃 瑯琊 王世貞 編纂

○後漢紀 劉玄德自蜀取漢中自立 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 及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三

辛丑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初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

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

曹操父子篡位故羈縻萬里景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至是

即帝位於武擔 山名在成都 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司馬公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 親中山靖王之後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

章武元年而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司馬公 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

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奉為閏位在水火之間而王於是正閏之論與

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取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點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

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于天下

離析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

取之唐傳於梁以至子周而大家承之故不得不起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于漢雖

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祖稱吳王格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

使得紹漢氏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 之遺統也 ○胡致堂 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

漢中王即帝位 費詩諫稱尊號

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問漢儒正閏之辨何如 漢儒以秦為閏位

問位在水火之間 司馬氏不以正統予昭烈

司馬氏未知去取之意 堂堂帝室之胃

昭烈名正言順

昭烈結漢道統

天下萬世正論

與光武即位於鄴同出一轍

萃聚人心之始

昭烈得漢革之義

趙雲數語深切

事勢獨怪諸葛

亮隆中之對已

云吳可與為援

而不可圖何此

日東伐竟不能

止帝至事後乃

追思法正乎

帝自將伐孫

權

言言三三三

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起莘曹操乘時擅命脇制天子殺國母義士為數捕苟有一夫倡義於天

無主昭烈正位蜀漢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侍漢故道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收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郡人中山靖王

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郡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未甚明况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取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香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徐州使君之

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陳代晉之語亦曰劉璋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統則昭烈之為漢高祖然無疑以之昭統夫復何疑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於鄴同出一轍固非

其他贊贊為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最其大者予故歷考綱未詳而釋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東寧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在易之革漢晉言王假有廟全鳥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

**立宗廟** 裕祭高皇帝以下 按續漢書云三年以恰合以冬十月五穀成故會月合歡會於太祖也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 吳氏將軍懿之妹劉璋元瑁之妻也 ○**丁南湖** 裕祭高皇帝以下尊祖也立夫人吳氏為皇后禮祖也夫祭高祖則當論高皇之高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没自將伐孫權** 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

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曰鞭撻趙張瓜反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

萬人自閬州會江州 閬州今四川保寧是也江州今四川巴縣是也 臨發其帳下范疆張達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

權

權

權

昭烈飛張飛  
關張萬人敵  
關張有國士  
之風

委實表無二  
心  
其言足貫神  
明  
與子瑜可謂  
神交  
孫權稱臣於  
魏

邢自奉策使  
吳  
為虎傅翼

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書法**

自起兵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

○陳壽斷曰

制科張飛皆稱

萬人之敵為世虎將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關羽剛而自矜張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

孫權遣諸葛瑾使蜀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將相守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瑾之

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也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

將李異等於巫縣進軍秭歸縣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

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詞奉章并送于禁等還魏劉曄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

急權則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

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

吳亡則蜀孤矣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

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劉曄曰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

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傳謂作魏主不聽邢貞至吳吳王出都

亭候貞負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



南寡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威怒憤顧謂同列曰：威等不能為國家

併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

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孫氏國取關羽舍曠從逆，是以書權降操書，得荆州牧。又遣使辱魏，此則孫權在服於魏之實。他時雖能自治，其國要亦弱於魏之權而已。○胡致

堂。三國分據，雖志在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威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起之眾，三江之圍，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看之，吳主屈己受盟，徐威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故侍使客起其盟，足以為憂，豈衛衡薦賈賈，賈賈惟恐失色，則邪？貞自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曹操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忿怒禁降服之狀，禁

見慙，恚病死。○温公。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殷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則不君也。

吳主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王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

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

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

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

志存經略。經理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似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每求一

一句是小節也。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林之奇。帝王之學

善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誅秦滅楚，所行舉

合仁義，木柵未嘗留意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載諸史策者，莫不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趙雪航。推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孫權屈服於魏之實。徐威之言，不亦泰乎。吳所以能保江東。魏畫陵屋辱于禁。孫權遣使如魏。魏主之言可謂得體。蓋人主萬幾，倚理自當博覽，或猶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辨別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常理徹熟識，其常變因以措諸定行，斯為有益。

如士庶之學僅  
糊口詞章而已

如此等問答或  
出於使者自見

且以曹孟求珍  
者任于不明時

勢之人安能有  
屢更其端之問

如出一手之文  
乎迂儒昧此不

知逐至決裂好  
名之舉紛如

孫登四友  
吾已曉破之

書生能忍辱  
負重

暮相如寇恂  
相下之義

吞兵為孔明  
遺恨  
孔明遺忠孝  
直

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初敵成鼎峙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甘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是以綱目於觀書魏主王於吳書吳王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是乃誅奸亂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而示勸懲于來世此綱目所以繼魏而作也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 **時孫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

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壬寅二年** 魏黃初二年○吳大帝黃武元年 **春二月帝進兵猇亭** 在夷道即今陝西直隸縣北猇亭交反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 **初帝自巫峽建平** 巫峽即巫山十峯在夔州

**連營至夷陵界** 夷陵今改為夷陵州屬湖南廣州府 **立數十屯與吳相拒至六月陸遜度** 音獨 **帝兵**

**疲意沮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人各持**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四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在四川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腹曰白帝城 **大慙**

**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遜初為大都督請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皆強敵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

**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 權聞之謂曰公何不故諸將連師度耶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冠帽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 **丁南湖** 漢主與關羽久要

**若** 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尊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為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成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解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恨諒哉

**孔明遺**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

必能制主上  
東行

孫權上事今  
至

黃權不負孤

此古人之可  
慕

魏明殷鑒善  
防患

據正知一不  
知二  
吳漢復通

敗時正已卒亮嘆曰李直法正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孔明嘗自歎法

李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當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法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說諫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

破漢書到

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眾降魏有

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進蹤陳韓韓信邪陳平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

此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詔曰婦人為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

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封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魏明

吳主使使聘於帝帝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按綱目考異曰當依提要春魏師攻濡須別

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時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

梅丘在將不在眾寡

三者兵家所忌

君論此事何其審  
建本者尚德

劉備有雄才  
諸葛善治國  
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

君才十倍曹

昭烈於亮平日  
以魚水自喻亮

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陟人馬疲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音伐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魏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陸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蘇穎濱是時丕始受禪欲以武功今示四方會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挫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

之忠貞豈不深  
知愛遺時何至  
作此猜疑語三  
國人情以誦詐  
相尚鄙哉

孔明受顧命  
先主有高祖  
之風

先主君臣之  
至公

古今之或軌  
兼君臣師友  
之契

三代以還未  
見其比

蔓草長松  
此言皆可師  
法

孔明獨益州  
牧

集眾惠廣忠  
益

棄敵踏而獲  
珠玉

人心苦不能  
盡

徐元直處茲  
不惑

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帝又為詔勅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

帝崩於永安縣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陳壽評曰先主之弘

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或軌也機權幹譽不違魏武是以基宇亦狹折而不撓終不為下有亦換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體利是以避害云爾○胡致堂

或謂昭烈自知對禪之不才章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玄德度亮夷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

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費得至禠亡子孫滿前呻吟涕泣流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王鳳洲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漢凡之遺命

其從虛植陳元方鄭康成遊說告詳至宏益多矣○王鳳洲弟泣之披對豈有不盡諒者耶蓋先主知魏之仇當復而不復知有其子孔明和君之嗣當輔而不復知有其躬亮先主

有忠海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昭烈何以知之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武鄉縣名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教令也令曰夫參署者長貳官共署事者也集眾思

以廣忠益也集合眾人之心思以廣進其忠言之利益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猶忌也嫌疑也難相不肯也違如終日不違之違解問之意違者及復啟告也如言復奉是也言參署之官若忘小嫌疑而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踏而獲珠玉踏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元直徐庶字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幼宰董和字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十反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州平履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亮主簿胡濟也數有諫止雖資性鄙

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相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

**吳草廬**：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

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故其於主簿楊顯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何其知言之忠而不樂於見取。知上下之體而不免於自勞，至於敵國之寵而慶幸其不久，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之。蓋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繁多，得失差殊，利害不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不得自暇自逸。如此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亮之志也。楊顯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曰：「三分割據紆黃髮，萬里雲霄一羽毛。」又曰：「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宜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方正學**：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不以為達以討賊為己任，而不任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為尊。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為相，則乃深有所於際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宜待乎際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待之，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得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為不可。孔明之為相，欲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得之不成。敗論。

**袁了凡**：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汗流終日，費禱繼之，常以朝暉視事。其間接納孔明哉。○**袁了凡**：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汗流終日，費禱繼之，常以朝暉視事。其間接納

文偉家其成也。故孔明之勞，滿何之規，而文偉之遠，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野辟，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

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時三公無事，希與朝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在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待廷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

楊顯之言，似是非，而非蓋當時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賴其發教所稱，其忠益云云，足見其忠蓋矣。不知乎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問楊顯之諫而亮生謝死，哀何如。可為萬世相天下之法。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楊顯未知孔明之意。此詩字字有意。杜子美原知孔明之心。

公輔國之棟。梁。大臣獻可替否之義。

也。自今在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待廷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

也。自今在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待廷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

也。自今在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待廷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

不嘉納之

鄧芝修好於蜀

為吳非但為蜀

諸葛亮一時之豪傑

二長共為唇齒

蜀遣尚書鄧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

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

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川之地太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

之豪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吳江東江松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相依附如唇齒進可兼併

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

若不從命則秦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

絕魏專與漢通和○立張氏為皇后飛之女也

○後皇帝

諱禪子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新入寇帝出降晉封為安樂公以大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甲辰建興元年

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

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便

君之誠款乃當爾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

今為許州屬河南開封府

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

陵

今揚州是

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

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不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吳尚書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

○

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為選

植木衣葦

聖人嘉善於

能聖人忘過記

功漢高棄瑕錄

用之時月旦評恐未

易行張惠恕才多

智少丞相亮南征

用兵攻心為

上顧公服其心

吳以顧雍為

丞相

顧公言必有

中顧公在坐使

人不樂封侯還家人

不知顧雍心無莫

部逆去聲文武各有銜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叢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

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譎陸遜弟瑁與書曰聖

人嘉善於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

評汝南節許劭與從兄靖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多用情

憎愛皆坐自殺溫公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盧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

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丞相亮率眾討雍閬孟州雍閬太守使郡人孟參軍馬謖謖馬良送

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

明日必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亮納其言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

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

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

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武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

此重之



七縱七禽為記  
 載所豔稱無識  
 乙甚三雲更固  
 當使之心服然  
 以博漢遠直  
 同兒戲一再為  
 甚其可七乎即  
 云凡上之內不  
 足慮而脫籍試  
 廢於柳縱虎終  
 非善策且彼時  
 亮之所急者欲  
 定南而伐北豈  
 宜屢縱屢禽就  
 延時日之理知  
 其必不出此  
 孔明三不易  
 之說何如  
 受遺輔政第  
 一舉  
 此威為之北  
 長江限南北

**七月**丞相亮討雍閬斬之遂平四郡益州永昌梓○**繼**亮至南中南中即西南夷之中所在戰捷

由越雋入斬雍閬孟獲收閬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言夷漢人常畏服孟獲也亮募生致之既

得使觀於營陣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賤今賜觀營陳若祇如此

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音庚戰七縱七擒言七次縱放之而七禽之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復反矣○**目**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

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

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屬自是終亮之世夷不

復反○**胡致堂**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少國危彼雍閬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為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禽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為之兆者矣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沛郡有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改毫州今因之渦水名在沛國譙縣十月如廣陵臨江觀

兵戍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

見波濤洶涌洶騰也長威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五月魏主丕卒魏主丕卒何尊漢也至漢亡而後始書吳王死○**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

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甄氏太祖為聘馬生故未建為嗣叡事後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叡

平原不忍殺鹿

文帝下筆成章

秦皇漢武之傳

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呂岱殺降以要功

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獻射其子獻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

獻即位○陳壽

文帝下筆成章博文強識若如暉天之度屬公平之識過志有道充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初魏太子獻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臣相望風采居

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蒞政

之始陳羣自上疏曰臣下雷同

阿附邪說如雷聲之同也

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

仇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魏徵處士管甯不至

甯字幼安

甯在遼東二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

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甯不許徵為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

吏從以禮發遣甯復不至○蘇東坡

管幼安懷寶過世就問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字蒼子節而己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為賢於荀文若孔文舉遠矣

袁了凡

管甯去中國居遼東公孫淵廢廟立庶蓋亂之萌也甯復將家為暹郡適曹丕以獨行君子徵之拜為大中大夫又拜光祿勳皆固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立于士大夫也其去而復歸也孫死有首丘之

仁也其辭而終隨也鴻漸于遠之義也甯自為去就豈固執哉君子曰漢田疇管甯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居三子者也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

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

海討徽遣燮弟子輔往說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

孫威曰乘遠能通莫善于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

不廷也

丁未五年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五月魏大營宮室。時司徒王朗如鄴見百姓貧困魏王

勸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勾踐欲廣禦兒之疆吳今

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絺霍南亭是吳郡有樂兒水在古越地

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

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也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名修城

池餘悉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亮率軍出圖中原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留府事

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秋時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菲微也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禁及官府中一體而行無彼此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并陟臧善及降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鈞曉暢軍事愚以

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壹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先漢所以興隆

計日而待  
汪屈三傾

五月渡瀘

進人各務其  
所尚  
忠蓋莫大於  
進人  
姚掾可謂博  
雅  
諸葛亮正大  
氣象  
讀之漂漂猶  
有生意  
義聲充滿天  
地間  
孔明一代之  
英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不見功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瀘水名又名若水在蜀出犍牛徼外有犍氣今犍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以言其艱也深入不毛不毛謂不生草木之地蓋指南中都郡而言也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獎進北定中原關中之地土沃物豐故曰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長安也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分去聲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陛下亦

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亮屯於沔北**

**陽平**關名**石馬**城名辟廣漢太守姚掾音宙為掾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

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亮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

國當乘時進取今為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復關洛克復舊胡致堂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盡者至

物其正大氣象讀之漂漂乎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秉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

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帥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威德快能錄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盡

說而人○**蘇東坡**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問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空出師表簡而

地乎

諸葛亮有文  
王之小心  
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

魏議復肉刑不果太傅鍾  
繇之議書不果行  
幸之也

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十年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長安  
山名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怙而無

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褒中縣名今屬  
陝西漢中府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秦嶺谷名子午子北  
方子南方言通南北

道相當故名子午谷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

公從斜谷來斜谷即褒  
谷在陝西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

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身率大軍攻祁山祁山  
在岷

州長道縣南十里戎陳整齊號令嚴肅始魏以漢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禦而

卒卒音猝  
急遽也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天水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南安縣名今  
四川保寧府安定郡名今陝西平涼府皆叛應亮

關中響震魏主遣張郃督兵五萬拒亮亮以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

於街亭在興  
元府諛違亮節度節制  
法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寔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

見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

馬謖違亮節度  
馬謖街亭之  
敗  
諸葛亮與  
馬謖言過其  
寔

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  
亮以此為危  
計  
諸葛亮不用  
魏延之計  
亮出軍祁山

孫武制勝於天下

孔明引咎責躬

屬兵講武以為從圖

孔明事幼主無二心

天下無孔明

孔明節制之師

此可謂明道正義者言

一時君臣遇合

先主超世之見

孔明聲大義於天下

亮曰昔楚殺得臣姓成字子玉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

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

耶又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病不在兵多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

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初亮之出祁山也

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既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賊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宜弘于孔明者哉 ○胡致堂權歸主將也兵行說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其明而孔明不

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為敵而賊銳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

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為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利之小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蓋讀相上下一

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夫於將說龐統孔明器使軍才各盡其用而

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免奔猶病也惟不獲已短不私文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劉仁齋

惡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盡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例書入寇

○宋濂斷曰夫廷之謀特欲使倖于祿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解不即棄城而走或塞

受敵滅也哉故亮以為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繼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遣人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千萬以應

魴為陸遜所敗而還丞相亮聞曹休敗欲出擊魏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

平主定三國益人高 卷十三 後漢紀 後皇帝

王業不偏安

高帝明並日

月  
綱躬盡瘁

勤者聖人之

威德

勤者君子之

賢行

不但三國稱

雄

張郃料孔明

東宮號多士

胡綜作賓友

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才弱敵強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  
 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覘也。逆覘言預料先見也 ○胡致堂勤者聖人之威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  
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何如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馬曹孟德  
嘗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部下已有憂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投世此其遠驅前哲不  
但三國稱雄也

**鑑**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即大散關陳倉道名在陝西漢中府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

叡召張郃于方城。方城漢縣名今為裕縣屬河南南陽府使擊亮魏主叡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聲亮得無已

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乘夜進道未至亮糧盡

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目**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

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

政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衢古道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辨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

士

遣陳使吳

北伐無東顧

劉原先刑後禮論  
遵仁義以彰德音  
人君不親小事  
不下廟堂天下治  
賢人折衝萬里  
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刑法國家所貴重

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請焉才而疏子嘿爾譚精而狠叔發謝景辯而浮季敬慎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王權盟○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交之無

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

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犄謂亢之下猶庚庚之足角謂衆其上猶執鹿之角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

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為

利亦已深矣愚按孔明之策結好於吳而討逆於魏其亦豫草權之算而懲轉歸之數乎

九月吳遷都建業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郡吳改名曰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南

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言當以禮為先也久矣

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

與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

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

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天下幸甚

十月魏立聽訟觀魏主叡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置律博士自平律著法經以來律令所常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時詔但用鄭氏章句

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

平主吏王罔益



魏主慎刑

四聰八達三豫

東漢清流取鑿不遠故童昭之說易行弟清流以草野抗厲神此乃線附貴介公子所謂每况愈下而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公琰共贊王業

承明不為此

畏蜀如虎

司馬懿用兵如神

陳壽以將略非亮所長

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書法** 魏主於是能慎刑矣

**庚戌八年**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誕與鄧**

**賜**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

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童昭上疏曰。凡有

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

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

黨連羣。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厭善其言。仍免誕賜等官。

**鑑** 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 蔣琬字 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辛亥九年**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擊之。 武陵太守衛旆奏潘瑒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潘密使相聞欲

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潘而免於官○於音避承明泰濟字

**五月** 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初** 亮伐魏圍祁山。 以木牛運糧 魏遣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懿斂軍依險。兵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

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軍退。懿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弩而卒。

**伏弩伏藏**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故之今觀國目下亮敗魏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功敵而上已

亮之將暮天  
過人  
司馬懿非亮  
之敵

中軍護府使  
梓潼

李平曾受詔輔  
道而督糧不繼  
更設計傾亮視  
國事如秦越之  
罪宜耳但腹中  
編甲不圖蘇張  
云云語涉詭譎  
賢如孔明尚有  
此語可知其時  
人心風俗也  
不圖復有蘇  
張之事  
劉曄為大鴻  
臚  
書生為知兵  
事  
釣中大魚刺而  
後牽此何等語  
其罪浮於面從  
後言者連基入

敵亮能勝之則其將暮果有大過人  
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不攻自破矣  
○朱黼斷曰時亮懸兵進出糧餉不絕以銳師大衆乘氣而得禦之猶狼狽  
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于中原威震于遠邇屯田積聚  
軍士雖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終其  
能與戰而近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明矣  
○丁南湖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中  
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特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彼譏可也彼辱可也而不悻然為憤忿之師書曰必有忍事乃  
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晉作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  
以成敗論則仲  
達一世之英雄

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名○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

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旨呼亮東還亮既退軍平乃  
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辨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  
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詞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  
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勅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  
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李起陳震字前為吾說前住日也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卿  
嘗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壬子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九月魏以劉曄為大鴻臚○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  
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領軍楊暨嘗諫伐  
蜀叡曰卿書生焉知軍事暨對曰臣言果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

平主亮王國益人為  
後漢紀 後皇帝

而奇敏不密出  
而奇靈云云檢  
邪變詐一至是  
哉然敏必待廉  
試而後疏之其  
亦愚之甚矣

巧詐不如社  
誠

木牛流馬世稱  
神奇殊不知巧  
工設機只可炫  
異目前豈能藉  
以任重致遠西  
法其明微也意  
亮當時軍實未  
繕真牛馬或不  
給於用因權宜  
制器以濟其窮  
不過如秧馬螺  
車之類非假師  
幻人所可同日  
而道

木牛流馬

亮屯五丈原

諸葛亮屯田

事言者王維金合編 卷十三

之乃各曄至問之曄至終不言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米不可不精思也  
暨謝之或謂敵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  
者是曄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逃矣敵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  
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卒○傅子斷曰巧詐不如社誠信矣曄獨任才智不教誠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郿閭郿音茂 店也閭

舍也賓客往來舍宿之所 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武侯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杜氏通典註曰按 亮集督軍摩立社歇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履曲履一 版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履載多而行少持行者數十里摩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頸轉者為牛足 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刺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鞭攝者為牛鞵牛脚雙者為牛足 足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 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從細孔去前拉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同子後拉孔去後脚孔分墨 二寸二分後拉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拉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拉與等板方廣二板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 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拉孔去下拉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十五 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野長四寸徑而四寸 三分孔徑中三脚拉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十四分○許居言反弓衣也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丞相亮率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 同時大舉進軍於渭水之

南渭水渭河之水也在陝西鳳 翔府寶雞縣治南流至此司馬懿引兵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武功 縣名今陝 西西安府

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者若西止五丈原五丈原在扶 風郿縣城中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

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

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司馬懿之言

三代之兵若

時雨

孔明庶幾三代之兵

司馬懿受中

懼之辱

魏延之叛揚儀

寔潰成之繼復

嫉宛東政怒憤

不休舉軍就魏

云云與韓信悔

不聽劇通語相

似劉惔憤憤安

能明正其悖逆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堵也言安民如堵不驚動也軍無私焉按程子曰孔明營五丈原仲達言無能為此傷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原來可勝先主當自觀五丈原

○胡致堂司馬懿之言謫也寔是孔明屯五丈原又憚于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魏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耕種居民無所苦三代之

○宋潛溪凡為兵之道好高而惡下青陽而戰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時生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厓天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

不可逆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寔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

於逆擊故為謫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為受中懼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

○索了凡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者勝范蠡之于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于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與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守禦兵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守哉惜天不佑

漢而中營星宿矣美帝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時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挑誘也懿不出亮乃遺懿中懼婦人之服中懼婦人喪冠

也所以覆髮巾也遺之以此者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

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

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言罰杖罪二十以上者亮必親臨也所噉食不至數升噉杜覽反食也懿告人曰諸葛孔

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諮以國

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費禕字可以

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

自當及之何待  
福運即此陳壽  
所以不入正史  
特附見於楊儀  
譜中也

諸葛為公琰  
諸葛走仲達  
孔明八陣圖  
天下奇才

簡風濤而逆  
廢舟楫

賢愚會忘其  
身

用心平而動  
戒明

孔明漢治良  
才管蕭亞

武侯諱其大  
者

此心為世不  
泯

孔明神制之  
評

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

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每有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

武侯八陣圖在元興府西縣定軍山下聚石為之也至是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初前將軍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

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

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辨焉二人不協費禕使吳吳主權曰楊儀魏延

牧豎小人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

而逆廢舟楫非長久也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後儀亦有罪廢從漢始自假諸軍還成都

謚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書軍運可矣而曰操儀者嘉儀也於○陳壽

評曰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勸戒明也可謂漢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又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平而

曰連年豐稔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焉非其所長也○張南軒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復仁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

得焉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味惟一其心而以終身三顧而起時或屈伸難平者事不味者幾大綱既時動應俟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履購者敬起

胡致堂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懿諸葛亮不及一戰以決勝璧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眾其勢亦窘壞備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性幾

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於無窮也若夫五大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惠安聞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懼不

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交中饋之辱殊無此計但快孔明食少辛其早斃固不俟兵力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

不復與孔明至死故以形迹觀言謂魏勝而蜀負柱甫善評亦有唾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不死豈但益壽而長安以東破

志士以遠大

自期

孔明王者之

佐伊尹之傳

孔明伊尹選

異心同

孔明明自比

管樂或以王

者之佐伊尹

之儀擬之果

信然與

孔明不以爲

嫌

孔明何修得

此

亮不食其言

問諸葛亮卒

原立垂泣手

平致死其故

何如

聖人以爲難

水鑑無私

擬漢以蔣琬

爲尚書令謝

行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或敗之利害繫於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

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懷氣激昂固以其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孫兒森焉

芬矯以取天下獨裁攝蓋而不取然則雖跨雀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

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朱黼斷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

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傳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烏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

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狂駕三顧而

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獲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向是自信也伊尹往來馮梁之間二國不以爲覬覦

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大甲而復伐之復大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任三國國人不以爲貳節昭

烈伐劉璋而逐取之復世不以爲貪略則令輔復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三年後帝不以爲

偏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馬于朝弗視也豈非其素所

不肖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把耒長嘯不求聞達豈有一毫富貴之念

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判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

綱

目斷云孔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中憫婦人之服誓已窮促而亮乃香終天不助漢使之功業不

盡瘁死而後己爲言由今觀之誠不食其言矣豈可以成敗論人物也哉

袁了凡

孔明有王佐才而龍首於志乃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澈逆自知其所至也鼎峙天下形勢於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

輔相日手寫申體書

道固優于伊呂也

初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官名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快快

不平之意

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

汶山郡名今四川成都府

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為左任

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

平嘗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

昔管仲魯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請葛亮之使原立垂泣手平致死宜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

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怨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記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表  
出類拔萃

蔣琬錄尚書  
事

王者蓋為百  
姓

不法服不見  
楊阜  
以水喻民

貴謙深切於  
實詳

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也由是眾望漸服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魏作洛陽宮○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食况今喪亂之

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

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獻為之少省又欲平

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毘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又

以捐費人功民不堪役獻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且居禹卑宮

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桀作璇室象廊紂作瓊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

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獻嘗着絹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

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按荀子哀公篇荀子曰夫君猶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乎見家語顏回對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無所不至矣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乎見家語顏回對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惟有同姓

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釋之大夫其  
廷尉天子之  
義  
釋之不忠之  
甚  
涌石負圖  
文既曰天討曹  
猶詔天下以  
為嘉瑞獻雖下  
愚肯為之哉於  
此可徵豫野之  
譚  
唐虞大禹所  
以重皇風  
慈父懇切之  
訓  
臣等不及隆  
撰奏議乃見  
陳章諫書

魏作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獻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耳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魏張掖郡名涌石負圖○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淖以問距鹿張臻臻曰

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涌石負圖而文曰天討曹天之系曹氏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魏高堂隆上疏曰

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

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於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

王叡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也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

所以不及隆也獻意乃解

魏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之知也或譏其居位



陳羣長者

魏舉才德兼

備之士

汝曹顧名思

義

王祖戒于

君子戒於闕

黨

毀譽愛惡之

原

止謗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諍莫如自

修

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書皆歎息焉○袁宏或曰揚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

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大臣直欲其君之非而指獨其惡可為直士未為忠臣也若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者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于是子長矣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祖應選祖為人謹厚名

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

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

不哀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

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

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

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魏以陳矯為司徒○初矯為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

能得幸好發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漢置當關之職欲曉

即至門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曹植行罰放當關之人而不欲令放廉昭奏其罪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

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

必忠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廉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此自臣職分  
司馬公朝廷  
之望

漢武有求於  
露

高堂陸口占  
上疏  
鳳鳥有巢巢  
皇天惟德是  
輔

陳戒發於  
高堂陸意過  
其通  
畫地作餅

名可以得常  
士  
常士畏教  
善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就請黜退獻慚而反  
獻嘗問矯司馬公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皇后張氏崩葬敬哀皇后於南陵

魏鑄銅人永嘉鑄折聲聞數十里銅人在長安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會仲列坐司馬門外起土山於芳林園○尚書魏顛上疏

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

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毋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大皆聖慮

所宜裁制也

魏光祿勳高堂陸卒○隆疾鳳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

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恭時時文里反立也兵宜如暴之布立

使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

未幾而卒○陳壽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懸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虞毓曰選舉勿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攷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寔相

後漢紀 後皇帝

問劉邵立考課法

崔林杜恕以為不若任人

孰為當與三載考績唐虞

所不廢然免舜之量材授職固

不例此觀於呼嗚法作之文可

見此其義司馬光議之然引而

未發故並錄其語

仲尼不能盡一才

為治莫先於用人

知人聖賢所難

問京房劉邵考試法何如

立法寬而責成速

京房劉邵不得其本

周文拔漁父為太師

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

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

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復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授契。佐殷周無費伊呂。輔參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

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

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焉有守職辨課而可

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議不修。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司馬公

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難進。而善惡混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

真偽相冒。要之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炳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

遷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速。故魏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罰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

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拔其藍米之課。者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初魏衛臻典選舉。將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信周文拔漁者為太師。呂

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言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

喻斷蛇於文景。言漢文帝景帝守文之時。不比高祖斬蛇之時。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

先性行而後言才

才所以為善大才成大善

惟明智能審量彼我

軍事大要有五

此皆家戶所有權略應時而發卻正深然孟

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

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中器謂名器也時人服其言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郡名討公孫淵○魏主叡因

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

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

必先據遼東後守襄平也六月懿軍至遼東淵窘急糧盡使侍中衛演乞赳日送任

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

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遼東平

立貴人張氏為皇后前廢哀之妹也立子璿為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

情性好尚於秘書即卻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

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

智調藏於胸中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

儲君讀書宜當效吾等竭力博志以待訪聞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策試取而答之即所謂射策也講武

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中書郎呂壹伏誅○吳主權使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因深文巧詆排陷

平定三國志卷之八 後漢紀 後皇帝 十六

君意得無有所道  
顧雍可謂長者

諸將皆不敢有所言  
聖人能無過行

管子未嘗不嘆  
諸君於管子何如

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謝玄謂壹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又疑左將軍朱據自取部曲三萬緡考問主者死於杖下典軍吏劉助言壹奸詐權大感悟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譽辱壹雍曰宜有正法何至於此左音呼明反○徐

眾雍可謂長者吳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倘復原有益大臣忠於疾惡之義哉

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猶言皆當也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嫌疑也難猶不肯也謂諸君皆避嫌疑而難於陳言也與君從事自少至長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謂凡事有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惡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諱未嘗以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桓公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耳

己未三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主叡寢疾司馬懿入見魏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

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叡尋卒○魏主芳嗣

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按陳壽志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春王詢宮省事惟懿有知其所由

魏明帝不固  
維城之基  
揚戲不應將  
琬

吾誠不及前  
人  
蔣琬心無適  
真

鄧艾屯田揚  
豫

以此乘吳無  
不克

來者或曰任城王楷之子則宗室入繼何不播告于大廷乎嗚呼曹孟之謀  
取如彼其艱難而忽傳之螟蛉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視此可以自沮矣  
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  
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術憑天

○孫盛

魏明帝况毅好新優禮大臣開谷  
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戮其君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

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情憤也暗誠不及前

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  
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情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

罪

辛酉四年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

蔣琬徙屯涪

○時琬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

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率軍為  
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  
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海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良田

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

十人之中以二人分番休息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

除眾費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

乘伏也

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甯卒於魏**。甯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

導人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卒于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故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那孟軻管甯亦天下之善士也。書于于魏而不書。魏管甯。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宗室曹叅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疏並

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

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同。欲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正月。以陸遜為丞相。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名山。閏月。帝遣費禕救之。將行。光祿

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在治行亭。禕

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也。魏兵拒興勢。不得進。

管甯卒於魏。望之若不可及。因事道人于善。管甯天下善士。

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曹叅請建同姓。與曹植求通親。親名為國計。莫濟私志。然兩時。司馬羽翼已成。方且欲置諸王。公子如矣。同奏。非但不足以宿。與乃是足以許。管甯求共圍。

基為足能辨賊  
器量較謝安瑤  
情鎮物猶為不  
及矣

子賤鳴琴而單  
父治巫馬期日  
夜不遲而單父  
亦治此久為記

我取踏鞋套語  
雖才優於允  
其不及請焉其  
明請焉猶致我

奉國食少常繁  
而禱乃欲以清  
淨名高豈可為  
法

董允秉心公  
亮

董允嚴替盡  
忠

董允以嚴見  
督者之所難  
費稷有斯德

當行人所不  
能行

司馬懿與夏侯玄玄與爽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

即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爽夫亡其眾則中為之虛耗○袁了凡貴

效魏寇與宋敵共乘無倦謝安禦符堅與謝玄圍碭別墅二事正相類禕與安皆輔弼主制危國而當橫敵奇其見弱人心搖矣故示之以暇內鎮物情外倡士氣此其略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一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

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毀之毀音旬日之中已多愆滯

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義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

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

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

威權終以覆國○胡致堂劉禪得最贊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王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

難也諸葛公既沮漢之未亡董允是輔費禕有德德矣

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



世祖聞言即行

故非明世所宜有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為政教不要

吳作太初宮  
大禹以卑宮為美

三公論道之官

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鉞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丙寅九年

魏正始七年吳赤馬九年

九月赦

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跋踏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請為亮為政軍旅欲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

丁卯十年

魏正始八年吳赤馬十年

二月吳作太初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

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書作宮何美也因武昌材瓦恐妨農桑可謂有恤民之心也

戊辰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受。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

則闕豈以老病泰之哉遂固辭不受

費禕功名畧與琬比

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送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比。

智囊往吳

驚馬戀棧豆

己巳十二年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初。爽遷太后擅朝政。驕奢無度。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曦等皆從。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驚馬戀棧豆。棧。馬槽也。豆。所以飼馬也。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

卒敵謀計案

爽才非太傅

職守人之大

義

委質事人何

容易

吾不忘御前

此非始慮所

夷三族。○袁了凡。司馬懿先以威聲誦曹操再三而不中。又試於曹爽而相傷其仗中。然則非懿之智得也。蓋爽軍之愚失也。使燭其老奸詐嚴為之備。宜遂中其機鋒。如探龍取鳥也。

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

傳閉城門。人曰。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

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爾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

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祐。沈勸

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王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卿

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輕塵棲弱草

仁者不以或  
衰改

名士品目

故能成天下  
之務

善易者不言  
易  
管輅要言不  
煩

此老生之常  
譚

問何平叔節

玄茂當時名

望管輅傳報  
何以知其必

言言有三經金合錄 卷十三

曰夷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將復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

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曰何晏等方用事自以

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

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也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

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

可謂要言不煩又謂輅曰試為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

也輅曰元凱輔舜而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

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

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與譚同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

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為狂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

敗試詳言之  
鬼躁鬼出  
何晏清談

六經聖人糟  
粕

問漢嚴遵魏  
管輅二人畧  
有得於易百  
數

徐公志高行  
潔徐公為通為  
介徐公不改其  
常徐公雅尚自  
若前日通即今  
日介

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

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初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爽及王弼之

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

不可復制焉。按何晏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傾影○丁南湖漢之嚴遵魏之管輅宜可以術士目之耶孔子謂學易可以無

也。有曰位峻者顛輕委者亡。有曰謙則裒多益寡恭則非禮不懷此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適日得百錢則肆下簾而不受友

人之略格自知年壽絕意當責而不就當道之寵此以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為道為術而得以令終不受友

用之則為京房為郭璞而適○袁了凡何晏母曹操納為小妻晏七歲奇慧操欲以為子晏畫地令方自處其中

以自覺故術不可不慎也○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書以何命自上出也不受

而子以國知有曹氏故懿不得而臣晏忠孝人也。世說載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而史略譏其

粉白不去手直信史乎亦猶華真誣李固曰大行在殯固獨傅粉飾貌按頭弄姿吁既曰証何所不至也。世言晉世浮競長

自何晏子顯傳咸疏云正始中何晏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材則晏

蓋用世材也。安在浮競耶。然非傳公公忠不能當晉世為此言也

秋姜維伐魏至雍州鄧艾禦之維軍遂還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

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

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毛珩崔季珪崔攸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

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攻而徐公雅尚自

若故前日之通即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平注袁王國監公編

後漢紀

後皇帝

徐公有常

太子國之根

舉大事應本人情  
公治性度猶如故

每事必十思  
呂岱失言

與春藻而忘秋定

二事足為世鑒

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

亮為太子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探自結數稱亮以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而立亮之意至是乃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

李天下歸心昔魯飲用嬖姬而申生不終漢武信江充而廢太子充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亦無及矣不聽遂賜霸據等死立潘氏為后

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初凌與其甥令狐愚並典重兵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

之迎都許昌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不從會愚病卒至是機泄懿將大軍

掩討凌勢窮飲藥死悉夷三族愚父令狐邵嘗數愚不修德而志願大必滅我宗及

愚仕進有名稱謂其父曰人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何如邵謂其妻曰公治令孫性度

猶如故後果滅族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恪字元遜總統國事○時權頗悟太子和無罪欲

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呂岱嫌其剛狠自用將行戒之曰世方

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

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虞喜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

至管為發能勝之者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

落落世之務聞善達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宜得俯首殿堂死于凶聖之刃世人奇其英辯可觀而晒呂侯無對高酒是得春藻之榮華而忘秋寬之甘口也昔據臨敵對棋況長富以為不知臨事而懼早為降人所害二事同體皆足為世鑒也

孫權有句踐之奇才

後侍中孫峻搆恪於吳主伏兵殺之後為魏降將郭循所殺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 吳主權卒<sup>年七</sup>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陳壽評曰

孫權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才萬人之傑也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猜忌果於殺戮廢錄末年備以滋甚至子建說肆行高嗣廢覽宜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遂逐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

豫章瑯琊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所以承天理物

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

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大小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

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奮懼遂行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初吳主權募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修築之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於徐塘

魏人敗走。○**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

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祖及胡遵毋丘儉各

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險奪其

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離落遠設間謀不來

四也賊退共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

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帝王與天同位百代不易之道明鑑所以照形

問魏傳報論伐吳之策以七者為軍事之急務其詳可悉陳與

傳報追七事七者軍事之急務

此我不聽公  
休之過

非陳雍州之  
青

問司馬師於  
東湖之敗則

諸罪王儀徐  
塘之敗則引

咎自青若是  
不同其故何

如

光武惟心直腹  
何嘗不信任新

附或且因以建  
功要之駕馭有

道且陳之於郭  
循平日既非深

知且為將而沈  
酒於酒以致遭

事其失在禕更  
非李宋可比

禕之言似是而  
非試思彼主昏

庸信任奸宦安  
能保國治民若

姜維雖近胃味  
然其志固在來

從詔昶等分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

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諸葛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

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習鑿齒司馬師引二敵以為已過過消則業隆若推過歸咎其功隱其

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戰可也況于再乎○方正學司馬師之于魏曹操之流亞也東湖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已而殺之其罪處

諸將何罪悉宥不削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田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將誰據而

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定何暴于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必不然矣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奔越而有天下子孫謀其先

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書故于師之紀傳則過稱其

美於儀之事則謹誌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可輕于信也

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吳建興二年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將

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

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光武時岑彭攻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禕不從故

及備尚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復之時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稔于所謂既已安貧為臣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屬陝西臨洮府○維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留

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輪於陸景○恪圍魏新城不克還

機伏復也少與之兵是自散國事安得謂忠庸者流但言息兵則無字大悅宜其以律為是耳

陸遜策案諸葛恪

問鄧艾張緝

如

前案怪問傳

問傅毅料夏

漢玄何如

何晏鄧鴉手

晉何如

三人皆將取

家

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眾怒構謀吳主亮置酒伏兵殺之以草席裝尸投之石于岡并夷三族

初恪少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

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

是果敗初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謂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鄧艾亦言于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能於外事冀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芳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

大夫張緝緝張後父遂廢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傳嘏嘏

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夏侯玄字志大其量難合虛聲而無寔才何平叔何晏字言遠而

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鄧颺字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

異喜人與己同惡人與己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惟恐

禍及况昵之乎卒如其言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

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文帝長孫立之

乙亥十八年魏正始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

問計於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

後漢紀 後皇帝



此亞夫之長策

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

師卒從王基之策進據南頓擊賊之欽奔吳倫走元

**發明** 司馬師既發其主罪

會有自矜之色 傳戒戒鐘會

**綱**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 **目** 中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尚書傅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狹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為蛇畫足

**目** 八月姜維伐魏魏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

按戰國策陳軫為齊說楚昭陽曰楚有詞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請畫地為酒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舍人相謂請畫地為酒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曰吾能為之足不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陳征西沈勇 能斷

酒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舍人相謂請畫地為酒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曰吾能為之足不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魏甘肅元年 吳太平元年 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

**綱** 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綱** 秋七月姜維自狄道還駐鍾堤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乘

鄧艾言兵有五

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

食美穀趣音促祁山熟麥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大

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吳大司馬呂岱卒**○**初岱親近徐原賜以巾構中首服也構古候反單衣也與共言論後遂薦拔**

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也貴重之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

**道祥愈恭謹**朱氏子寬年數歲每見祥被坐輒流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慮使祥妻覽亦

嘗母懼而遂止及母終祥哀毀瘠杖而後起矣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後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

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沂海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四月吳主亮始親政亮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蠶名藏更問曰黃門從而求蜜耶更曰向求定不敢與黃門不服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初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

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遂不就

**徵**召為司空**會吳起兵**愚按司馬昭篡勢已成有能奮臂倡義皆君子之所予誕非純於起義但有死難之語近于以身殉國綱目書討亦予之也

王祥至孝 沂海之康賴 王祥 食梅取蜜 不密害成粟之 所以囑紀也然 終以婦人滯洩 不密孰甚於此 鼠天塌圻則所 謂小事不糊塗 耳 諸葛誕起兵 伐司馬昭 豈可以社稷 輸人

是我所以貴 德淵 德淵岱之益 友

王祥至孝

沂海之康賴 王祥

食梅取蜜

不密害成粟之 所以囑紀也然 終以婦人滯洩 不密孰甚於此 鼠天塌圻則所 謂小事不糊塗 耳

謀周仇國論

思善則生治

周文以少取

多

當此可為文  
王  
湯武不再戰  
而克

古之用兵全  
國為上

秋九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駱谷關名鄧艾進兵據之以

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

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

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

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

乎曰商周之際王侯勢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

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

末鼎沸之時是有六國并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過難雖有

智者將不能謀之矣○丁南湖伍子胥楚人也子胥以楚王殺父之仇而投吳以伐楚君子且非之彼姜維魏人也無沈于魏魏且賜官中郎矣而胥母以奔漢遂為漢之大臣智

者為維計之必若關羽之報曹而歸劉可矣又必若王猛之任秦而保晉可也顧乃汲汲于伐魏之舉夫豈仁人義士之用

心哉况伐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為將輔漢而反致漢亡焉乎其為相漢亡而不肯死焉乎其為忠母召而不肯死焉乎

故其百行及製至於如此  
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孫休永安元年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議者以淮南

仍叛吳兵家在江南悉宜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

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因釁擊吳王基諫

修備設慮之時  
鍾會比子房

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昭自加之復自休以緝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亮從黜為侯冬十月迎立瑯琊王休休繼中子也以緝

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休欲誅緝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智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告以因循會可陸兵以誅之

詔漢中兵屯漢壽名縣守漢樂二城美維建議以為論圖通可禦敵不履大不利若不若退守漢樂二城俟敵人攻闕不克欲引退從諸城井出博之此珍敵之術也詔從之

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

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

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瞻亮之子也

庚辰三年魏曹爽景元元年 吳永安三年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

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

平主交王國監合編

丁奉能斷大  
人  
事  
外戶不守而卻  
屯以引敵且欲  
俟其退而出博  
之真開門揖盜  
之見劉友益以  
為維之夫計漢  
所以亡良然  
詔守漢樂二  
城  
作潛龍詩以  
自諷

後漢紀 後皇帝 卷十三 二十四

今日之事無所問

司馬羊統股而哭

今勇不如秦

玄伯何以處我

春言惟有進於此  
王經謝母死節

司馬昭謀成濟

王經全節

君臣之義根於人心

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

公奮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

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

其舅尚書荀顛召之顛或之子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當偪之乃入見昭

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玄伯陳泰子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

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秦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王經時況業奔告昭呼經

欲與俱經不從故收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猶

並死言以此而與其主俱死也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經哭之哀慟一市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

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炎昭之子迎常道鄉公璜名

吳於艱以為明帝嗣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常道鄉公名在順天府東安縣常道鄉公璜燕王字之子攝之孫也年十五即位

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弑偶逆者貴充而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罪於昭不他及何哉趙穿輕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名書

有况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因太傅之請葬以王禮揚言成濟之逆夷其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王經始諫其

主終懼其禍死得其所宜○丘瓊山魏王髦被弑司馬昭之心費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之以欺世遠謀今

乎矧目以全師予之也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尊卑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心濟豈

可有判之之理哉書之于册以示為人臣者不為權奸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嚴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往來祕書令卻正

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嚴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邵正淡然自守

吳使薛翊來聘

薛翊論漢政得失

不戰必自焚

秋時詣維陳謝

謝周康化皆

隱憂

此時之戰雖

敢猶榮

王務學業不相妨

竹林七賢

聖祖曰阮籍輩皆崇尚虛無

禮敬處當時士大夫乃以為放

達乎意效之此

晉俗之蔽其所

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二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吳使薛翊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突厥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洮陽縣名今屬西桂林府不克初維將出軍原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

於寇何以自存維代魏節文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關子觀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若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起走宜耳往曰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曰皓後附葉連遜詞而出帝救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

自洮陽固求種麥發明姜維屢舉伐魏連寸退尺而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厚化軍皆為之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辭

帝中不款歸成都秋乾時之戰雖敢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也何也周兵以討仇賊固非貪忿私忿之舉若買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

**目**吳主休喜讀書欲與韋昭等講論張布以昭等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休曰孤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耳如今之事孤已備知之

不須昭等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

恐布疑懼竟止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魏郡人康言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

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

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騎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

平注卷三國監人高

後漢紀 後皇帝

由來者遠矣  
諸人雖自託伴

狂垢汗然敗禮  
傷化固法所不

容也即以明哲  
保身言亦當以

豫登為正  
圍棋決賭

乘車荷錫  
士大夫皆以

為賢  
為賢不禮鍾

會  
聞所聞見所

見  
惇廉非薄湯

武  
惇廉才多識

寡  
聞竹林七賢

如  
人品優劣何

鍾會勸伐蜀

者求止藉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毀瘠也瘠瘦也瘦而至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負也鍤側治反鍤也曰死便

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

而造之康箕踞而鍛其跡傲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狹小治推之而已不消故曰小治晉書註嵇康善鍛鍊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三**濤為吏部郎舉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善時

亂教昭遂殺之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丁南湖

**四**史譏七賢之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特謂其竹林會飲

之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慎世事不少也嘗觀山濤竭

事母之孝晉書濤以母老辭職表疏數上久乃見聽及居母喪前土成跪手植松柏守廉官之節濤居崇奇自慎儉約祿賜俸扶散之親故阮籍辭曹爽之

詔曹爽詔籍籍籍辭不往卻晉武之婚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辭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嵇康悟養生之道康嘗修養生服食之事以為事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

以著春生論絕選部之舉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此皆名教之所係不可概以醉客忽之也阮咸

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異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

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焉謬矣哉

**五**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

滅虢取虞之

會文方銳意圖

守扼塞尚恐不

足禦之乃以聞

聖信坐致使從

中掣肘不亡何

待學之備暗更

不止於燕雀處

堂矣

立故丞相亮

廟于沔陽

家道為而不

持

劉是笑而不

答

昭諭衆曰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

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計今絆姜維於沓中絆繫維之也沓中即今成都河關而縣使不得東顧直指駱

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

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并遣左右車

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縣名屬成都府關口及陰平縣名今文川是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

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唐荆川蜀漢立國雖有劍閣天險而陰平小徑乃空虛無人之地也姜維守劍閣鍾會攻之

不能克使當時預維維之計分護陰平則魏欲舉木緣崖其可得乎惜乎後帝信皓和謀誤軍國大計俾卻艾由陰平行七百餘里而入成都不可守矣卒之面縛與魏社稷為墟悲夫

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習隆等請近墓立廟賜祭斷私祠以崇正禮從之

書立廟錄  
功臣也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在利州綿谷葭

山至此有隘東之路故曰劍門擊石架空為城閣道以通行路故曰劍閣○時魏欲大舉兵入寇遣鄧艾鍾會統十餘萬眾趨漢中

會過幽州問計刺史王戎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劉

寔曰鍾艾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魏軍發

洛陽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長驅謂無禦之者猶言直進也維聞

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化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吳人為我  
力  
亡虞舉

鄧艾田開道  
入蜀

鑿山通道

攀木緣崖

諸葛瞻父子  
死節  
父子皆有過  
人

家法有自

孔明有子有

孫

北地王慷慨捐  
軀深懷有生氣  
劉璋雖于困不  
足論姜維以下  
諸將士卒日風  
以援復自命乃  
俱以聞風而靡

十月吳人來援○漢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丁奉向壽春丁封孫異向沔中

救漢

書人微之也書來援魏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人苟救難分文當遣將救行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董向壽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于事哉魏吳人為義不力行亦自足觀亡虞舉可勝惜哉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王鳳洲

阮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機深可母作蔡人之升堂則蓋拒諸門外而登諸階步兵失矣

然其言德德諸所比倫此以伊周呂尚之事未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之功光於桓文而面以臨滄洲謝文伯登真山揖許田固不必動勤於小讓則其意指所亟亦不可以不察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時姜維列營守劍

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挫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推過也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言若首魚之連接而進先登至江油今龍州有江油縣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

艾艾大破之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何生為策

馬冒陳而死○徐氏

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論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妾賈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淵源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馬乎瞻尚雖死其忠烈

之風至今漢常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當無愧乎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

守調度調度賦調用度也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謹周請降乃遣使奉

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昭烈廟在四川成都府城南二里先殺妻子然

無復有人心者  
不啻讓周蜀國  
罪不容誅矣

拔刀斫石

北地王諶有

烈丈夫之風

徐子章洞見

惡於春秋

劉惔愧父愧

子

顛沛不忘德

義

張悌論司馬懿

吳人笑張悌之言

兵有先聲而後定

鄧艾欲因平蜀以乘吳

後定

蜀以乘吳

後殺之艾至成都帝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率羣臣詣軍門降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

姜維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胡致堂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魏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虜是徐子章洞見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會生失理勉其君哉○尹起莘姜維身卸將相長帥

**賊地黃皓寵冠一時**珍氏謀國漢祚傾覆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任傳會請蜀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亦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滅亡帝禪屬才乃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魏周豈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謀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大不若為乎謀難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語焉書壽謀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獲垂平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歷年圖云**昭烈以敗亡之餘魏祚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推沮勸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時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才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

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為虜宜矣

右後漢昭烈及後帝禪共四十三年○右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

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

也不厭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

其根本固矣今蜀闇官專政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

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

而後寔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宜

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并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昭使

平注袁王國監合編

後漢紀 後皇帝 二十七

喻軍事當須  
報會密圍鄧  
艾

魏以檻車徵  
鄧艾  
姜維欲會盡  
殺北來諸將

街壇拜謝杜  
預  
街壇勇子受  
責  
辛憲英拜鐘  
會  
軍旅之間惟  
仁恕  
鐘艾不世之  
功

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

**魏甲申**

魏咸熙元年○吳元興元年○凡二國

正月，魏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擒，會

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立故漢帝。會眾兵作亂，格殺姜維，弟先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

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初三**，艾之人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

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于眾曰：伯玉街壇字其不免乎？既無德音，

又不御下，以正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君子取瓘勇子受責○**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

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志也。會請其子瑋為參軍，憲

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瑋竟以全歸。詔以瑋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尹起莘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殺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不忍為也。思昔昭烈君臣開關龍

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下許漢，逆賊連謀，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祀，鍾艾設謀動眾，成氏歸節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使後知天道昭昭，賂持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耳。

**綱**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

王公相去一階

君子愛人以禮

王祥獨長揖

今日知君見備之重

恨知卻正之晚  
諸葛亮不能輔之久全

何乃似卻正語

中撫軍有超世之才

曰相王尊重列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拱手事賊又從而加以王爵余不知恥故書法如此所以著魏朝臣子當賊之罪耳

一王祥也祥又一頭也彼歸人但知貪富貴劫威勢以奔走滿仗為恭耳祥與道老好情其風望不相加過亦逆知新天子立國且以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誣以微重于新朝可謂奸人之雄矣異時為晉大保用大師前日持不拜之節安在哉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秘書郎卻正從行正相導且適舉

動無關禪慨然太息恨知正之晚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

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

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

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

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皇帝位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後攸雅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

後漢紀 後皇帝

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矣為世子。

**發明** 操書以其子至為丞

相。此書以其子為副相。國書解若一具。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

**乙酉** 魏咸熙二年。晉世子司馬炎泰始元年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為相國。晉王。

冬。吳王徙都武昌。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鑪城。

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敬啟。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

位。司馬氏篡逆。蓋舉國中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能執忠。不忍與其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貴矣。獨慙愧。若不忍。若者身死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奉養懷其德。君宜有所求。而然哉。但使孚為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任乎晉。謂之自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為魏臣。其不智。宜不甚哉。難於當廢魏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為可少。而斯道為可忽哉。

○歷年圖云 漢室不綱。羣孽摩挾。乘輿播蕩。莫之收。尚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善絕。過于。人驅策。時憂於滅。奸宄于是中原肅清。武狄請服。惜其使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從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編留之際。為奸臣牽制。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橫。董反。輕統編留。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右魏自曹不至。是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絛斷。

詔以青麻代之。○丁南湖 不忍之為仁。不廢之為儉。忍莫甚于廢。其君奪莫甚于廢。其國夫將。而

之。晉刻而沽。名于仁。儉其真。不識仁。儉字。和夫仁。儉定。德不可以文具。為也。而

願以一青麻。牛絛為之。是猶以寸燭。希太陽。以杯酒。擬滄海。多見其不知量矣。

青麻代青絲 問史稱晉武 帝仁儉何如

乎。雖未與廢立之謀。然身為上公。曾不知大義。滅魏或極言。正或為國計。賊事勢已去。乃以拜辭流涕。自託純臣。適令猶稱魏貞士。其誰欺乎。

司馬子魏之 純臣 名義足以結 民心

晉初置諫官  
傳玄論士風

天下無復清  
議

羊祜傳玄論  
終喪何如

試省孔子答  
宰我之言  
禮經百世不  
易

**晉**初置諫官以傳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

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

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

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遣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

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丁南湖尹起革云綱目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劉陶及是八十餘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玄皇甫陶嘉得人也嘗攷傳玄連白多端既論士風又有

於德尚學書農戰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經濟之才至使貴近攝伏臺閣生風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詔答連高亦有轉國從諫之義大抵一代聲興之主不無可觀者也

**丙戌**晉本始二年八月晉主謁崇陵○**晉**主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然猶素位蔬食

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

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天子至孝雖奪其服寔行喪

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

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

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直經之禮且麻之有子者也以為

沈與況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言我本生是儒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

子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蔬素終三年朝使非古書此嘉孝思也

**司馬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為子

評注袁王綱監合編 卷十三 後漢紀 後皇帝

漢文師心不學  
晉武不世賢君

裴傳不能將  
順其美

武昌非王者  
之都

足明民心與  
天意

天悅民附而  
國安

敬師傅所以  
尊道重教

李暹邦之司  
直

政之大本在  
刑賞

救山濤而復  
李暹

晉武刑賞兩  
失

晉徵李密不  
至

李密備影無  
傳  
李密上疏陳  
情

臣習常玩固不能  
稱頌其美惜哉  
○袁了凡  
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者一晉武而已於是詔諸將吏  
遺三年喪者遺盜終喪百姓便其徭役于是今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于是聽士卒遭父  
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走晉武帝時  
今也詩曰孝子不遷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初吳主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

苦之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瘠确克角非王者之都且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

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王乃還都建

業  
按綱目凱又曰願陛下有百役罷苛擾故出宮女清選百官  
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丁亥晉恭始三年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

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申拜禮

晉殺故立進令劉友立進  
○時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

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官占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宜誅之以懲邪佞濤等

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勅羣僚各慎所司

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公  
政之大本在于刑賞晉武救山濤而復李暹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熹  
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從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

晉徵捷為李密不至  
○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表固辭許  
之密與友人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

青苑賤可謂政乎

晉禁星氣織緯之學

晉武知所取

杜預論考課

疑耳目而信

魏氏京房適

太保不在能言之流

太保以德掩

言

王祥以孝行稱

乃為魏太尉而

復任典平求忠

臣于孝子之門

羊祜得江漢之心

無彼此於人故也按李密陳情表有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馬

烏私情願 ○袁了凡始予請陳情表妄意乎密能奉祖母又故嘗事蜀不肯奪其志故忠孝之道備焉獨嫌其少事漢已終養

守賜餞東堂奉詔賦詩未嘗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向武帝於之免官卒于家依則密之情坐蹙蹙乃如此

九月晉禁星氣織緯之學星氣織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感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戊子晉泰始四年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

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

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漢元帝時京房考功課吏法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

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堯舜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歲第優劣六優者超擢六劣

者廢免事竟不行

四月晉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

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袁了凡王祥魏之太尉爵為侯

其主廟所以奉其仇不忠如此孰謂其孝哉及臨終遺命訓子孫以信德孝弟讓五者為立身之本而不言忠宜諱其所闕與馮道更事四姓及契丹終身富貴固自號長樂老人者書教其累代階勳官爵且自言孝子家忠子國不知道以何物為

孝弟也其亡耿殆尤甚矣

己丑晉泰始五年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

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

後漢紀 後皇帝



羊枯輕裘絨帶

晉錄用漢臣子孫

諸葛瞻臨難死義

廣休可謂不黨

此吾所以善夫人

晉于是能勸善

陸抗竭心公家

社稷良輔陸抗論時政

六國所以并于秦

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享年乃有十年之積枯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謹防不虞侍衛不過十餘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濟陰太守支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

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殞義其孫

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募沒入奚官宜為庶人息子姓也著募疑是二息名時已沒

又以為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陳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

對曰臣寔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

廣休文立字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故漢名臣何為傳之傳也錄其子孫晉于是能勸善矣故書于之○袁了凡

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

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

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

銜其切直徙其家建安

庚寅晉泰始六年吳建衡二年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今巴東郡○抗以吳王政事多闕上

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

國亡矣而自以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復也以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異哉諸葛京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開改面而事仇人吁不奈前烈乎

陸抗撫枕忘食

事君犯而勿欺

陸抗陳時宜十七條

黃旗紫蓋見東南

邁敵便當倒戈

五可五下可

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議者所恃徒以

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

飡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辛卯** 晉恭帝七年 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 華里在 建業西 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

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

士凍寒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十一月** 晉安樂公劉禪卒諡曰忠 書年存學也於 是漢亡八年矣

**壬辰** 晉恭帝八年 吳明皇元年 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晉主** 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

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

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又荀勗等皆稱賈女美

晉主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書賈氏所以志亡 晉之本且又逆賊

**晉散騎常侍鄭徽** 以罪免 **晉主** 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

之晉主曰忠讜之言惟患不聞徽職妄奏可免其官 持書以見罪所以 示面說者之戒也

**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初** 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曰濬有大才將以

平定袁王國監合編 卷十三 後漢紀 後皇帝

聞 謹言惟患不聞 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羊祜陰謀伐吳  
木柵蔽江

鐵鎖橫斷江路  
蘇穎濱

問蘇穎濱氏  
論羊祜巧于

謀吳而拙于  
謀晉何如

羊祜不若范  
文子

青蓋入洛陽

羊祜德信懷

吳

進諂計者欲

以醇酒

以醇酒

以醇酒

以醇酒

以醇酒

以醇酒

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艦戰船也四方說板以禦矢其狀如牢時作船木柵蔽江而下神音肺則木板也吳建平太守

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蘇穎濱羊祜為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

祜巧於策吳而拙于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行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難賢人滿朝而費充前賜之流以為腹心

使吳尚在相待而不敢辭難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流於女色廢於庸主疏賢臣近小人去武滿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端

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敗也祜不慮此而觀于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八月吳主徵西陵都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召

自懼有讒據城降晉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

抗遂拔西陵誅闡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張去聲也使術士高廣筮取

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晉書安車米班輪青蓋車皇于為王錫以象之故曰王青蓋車當入洛陽青蓋入洛者卿壁之事降者手縛子從不能執堂故卿之後八年果降晉吳

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併之計○丁南湖抗之謀免步闡刃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未幾乃子機雲等果遣成都王穎之難而赤旗無道焉子

為將者其可不知畏哉其可不以仁恕為心慘酷為戒哉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

欲進諂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眾江河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

每會眾江河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

對境使命常通  
豈有醜人羊叔子

羊枯則殺備窮  
送運微數持用  
是惡弄邊界之  
人豈真所云備  
德信者甚至道  
酒饋樂使命頻  
通不惟身犯外  
交真歷畫策律  
矣論者率以此  
事為時哉不可  
不辨

人臣無私交  
師保境土之  
正法  
羊陵方華元  
子反  
元凱以其功  
叔子以其仁  
君子未知為  
仁之道  
王得拂衣去  
夷甫或名處  
大位  
羊公無德

是吳邊境人皆悅服。枯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遣枯酒。枯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枯。枯以成藥與之。成藥謂已成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羊枯哉！抗告其

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胡致堂臣

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得外患。凡與人比隣而居，故好交通。憂危者異矣。羊枯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為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軍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克攻，非吳人感枯懷挾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枯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予下而蔑其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借使羊枯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成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矣。六一居士評羊枯、襄陽去恩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陸抗行之公，為交惟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于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于枯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敵，則從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按春秋宋華元告楚司馬子反曰：易子而食，折穀而炊之。子反曰：噫！甚矣。德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帥而歸。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半。○宋歐陽脩自號六一居士。○杜預字元凱。○宋潛溪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枯與抗分在二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縱使枯無醜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髮，則得矣。若是之類，非彼人所能知也。

晉羊枯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枯論事，辭甚清辯。

枯不然之。行拂衣去。枯顧謂賓客曰：王夷甫王衍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

必此人也。及攻江陵，枯以軍法將斬王戎。戎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

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免其國子監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賈充與朝士宴，庾純醉，與充爭言。充

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初魏王高貴鄉公帥府衛出討司馬昭中，護軍賈充自外入，令成濟弑之。故庾純云然。充

平定袁王岡監合編 卷十三 後漢紀 後皇帝 三十二

高青鄉公何在

長江一葦可航

得無如馮唐之言  
卿言起我意  
家人篋篋中物  
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山公故事  
以嵇紹為秘書丞

勲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純無罪詔純仍前職

**發明**

無諸已而復誅諸人充自試逆之賊乃以遺養青使純宜其取高貴

**目** 吳主遊華里中書令賀邵諫曰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卒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何定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吳主深恨之

**綱** 癸巳

晉泰始九年吳鳳皇二年

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

**目**

初議郎段灼疏艾之寃晉主善其言

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  
漢文帝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馮唐曰陛下雖有顧收而不得

**目** 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目**

吳人多言祥瑞吳主問韋昭昭曰此家人篋篋中物耳

甲午晉泰始十年吳鳳皇三年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綱** 濤典選吏部月主選舉十餘年甄

甄分別也又察也拔人

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故事故事

**綱** 晉以嵇紹為秘書丞

紹從康之子

**目** 初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

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三徵七辟不

門人為之廢

草我之詩

毋為不敢廢

至公

二子宜不任

晉室

嵇康不免君

子之譏

西陵建平國

之藩表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國之不惜又宜所以恤抗乎代斷傷手莫降于此

初東關之賊文帝司馬昭問儵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

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寔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

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者樹樹為之苦請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出表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廢不遂不任而終司馬公昔舜誅

不殺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任晉室可也嵇紹苟無傷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蕩陰戰嵇紹死之事在惠帝永興元年○王鳳洲余觀王偉元傳蓋以方孔

血三年而哀樂相悲號就我輒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蓋避難而行不假不膏而哀當京洛蓋起守戀墳隴為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孔子當微服而過宋何復嘗而不由乎以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即隴而弗去乎○又曰宋子云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任晉猶有可說而寔不任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不當任晉明矣蕩陰之忠自不掩事仇之過也予謂宋子之論紹當矣謂偉元過於厚似亦未學使魏猶在而儀宜晉臣耶即臣晉而以非辜殺良母為伍員可矣竟而立朝非也他富有問父死非罪子可任乎宋子曰不可也曹孫何如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可任之理但不任正也任者權也予謂此定論也

**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為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與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郵嘗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屬音竹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于世

**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

三害不除何樂之有

樂之有

評注袁王國監合編

卷十三

後漢紀 後皇帝

三十三

三十三

周處砥節

文舉足不履地

羊祜上疏請伐吳

賈充馮尤以為不可

不如意第十常八九

更事者限於後時杜張皆成其計

一門三后

謀議皆其草進道不知所由

為三矣。處曰：若所患者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三年，州府交辟。

**晉**邵陵公曹芳卒。芳廢二十一年而卒。**魏**初，司馬氏廢其君芳。范文舉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

**丙申**。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祜**請伐吳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贊成其計。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琰上表曰：自古一門三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二年。晉詔諸臣就國封功臣為公侯。○**羊祜**封南都郡侯，固辭不受。

祜每拜官爵，多遜避，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例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羊祜而陳伐吳之計

成吾志者子也

平吳後當勞聖慮付授願審擇其人

杜預三益

杜武庫

杜預巧師經傳陳遠善實教

也

**戊戌**

晉成帝四年 吳天紀二年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

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吳人更

立令主更平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

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

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蘇穎濱或曰吳滅而晉亡此天命非人事也而

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凡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亡則晉之君臣勵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

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也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益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平吳而勇于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秋晉大水螟**○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

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民舊陂以蓄水餘皆決裂令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

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為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

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

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愚按預之在晉左傳經可以觀學論考課可以觀能興水利可以觀才達

穿札制勝莫反可以觀器安不忘危勸講武散戍守可以觀慮謂之杜武庫固宜但附會天子之短喪温公謂其巧飾經傳不若

陳文遠之言可舉而敦定則其得罪名教宜淺鮮哉○陳遠謂太子無國事宜自定終服杜預謂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

無事宜卒災除衰麻而以諒陰終三年晉主從之

評注卷之四 後漢紀 後皇帝



有子不能自知  
聞言又不能自  
試徒以密封附  
令裁決欲不為  
張泓所責得乎  
欲言而止者

三

衛瑾伴醉撫

此座可惜

公真大醉

於此不復有

晉王楚瑋頭

表

羊祜舉杜預

自代

岷山墮淚碑

公德冠四海

**冬**晉以衛瑾為尚書令。○**國**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瑾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乃魏文帝所造高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瑾陽同醉跪晉主牀前曰

臣欲有所啟晉主曰公所言何邪瑾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帝所坐牀此座可惜晉

主意悟悟甚為太子不肖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瑾以此不復有言帝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晉氏大懼召外人具草直對令太子自寫帝悅賈充

使楚王璋矯詔謀瑾于孫等九人同被害 ○**丁南湖**大臣不可制止君子見幾而作甚哉衛瑾之體于此也瑾以晉別立之則瑾之計遂而身安矣然而一言借禍既為帝所疑又為賈充所然而瑾即點馬瑾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

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速適或佯狂以避患之立以消費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患竟滅其族此蓋敬恭費禍之戒矣

**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表以雉頭毛織為裘晉王楚之於殿前太極殿也救內外敢有

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晉**鉅平侯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

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

遊岷山岷山在襄陽城南十里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

墮淚碑按晉書羊祜每登岷山嘗置酒謂從事郝諝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豈曾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諝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沒吳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 ○**丁南湖**

**湖**羊祜不欲賈充之出鎮益為晉廷傷心腹也與陸抗而脩睦蓋以奇術用兵也是皆先哲論之當矣又有論其平吳而致武帝之荒淫則豈有為人臣者預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敵其憤乎此論吾不信也然則祜之大過人者

至三公而無子吾思祜意蓋曰臂可折也嗣可絕也帝王之微應不可誤信而壞人臣之心也馬半祜之此見其可謂大賢矣 ○**袁了凡**羊祜救德清幼老而編其惜其無公方之操不著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志融身全道汗功隆識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拒曹爽之碑不灼于利害之數哉及給事高貴卿公而純忠司馬氏德王經

傳玄疎踊侍

臺閣生風

劉淵恥隨陸絳灌

才劉淵文武長

孔楊預志劉淵

涼州之患方更深

齊王請除劉淵

先王謹華夏之辨

先王嚴內外之防

矣原繁中立樂廣保素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又不願為少帝侍而與司馬昭從事意以能富貴我若司馬氏也何曾自總司徒求為管宰相殆踵其故習耶雖以依命勤事台武封侯帝固可與忠告者而甘與王沈裴秀處容奸蓄禍于國何賴及氏羌反賈充出鎮關中蓋王愷廣純固之策方僅乃潘馬枯方密啟留之夫祐知平吳之後方勞聖慮立和吳乎晉胤乃在充之一留乎故君子謂祐慎密若石處清純若鴻道惟致身之義節未明故於燭逆去留邪正取舍多有可議也

**晉清泉侯傳玄卒**清泉縣名○**玄性峭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晉帶**

**疎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生風謚曰剛

**己亥**晉成帝五年吳天紀三年正月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郎○**淵豹之子也**淵字元海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以妻晉碩故

其子孫遂幼而俊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隨何無武絳灌灌嬰無文

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

武事及長善射膂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

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玘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少比

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喜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

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時樹機能臨晉涼州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

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齊王攸亦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并州今為太原府屬山西

道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

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郎後為五胡亂華之首**發明**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于要荒之外具有恭義宋王者亦以國門外處之所以謹華夏之辨嚴內外之防自曹

操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漸繁曹氏繼之莫知所革在廷之臣方且交譽劉淵之才惟齊王攸之言先見甚明然亦未為得正使一淵雖死一淵復生將如何母亦遺之出家為浪瀾之防可也龍綱目所書五胡之亂將自此兆矣

晉王仗先見  
甚明  
三者一乘則  
難圖

山海內皆外憂  
之說非墨守老  
生常談特欲附  
和實充前勦策  
耳然彼時禍本  
既成縱使不平  
吳亦何益之有  
固不得以是為  
枯澹說議也

九事當以利  
害相校  
此舉之利十  
有八九  
外宬必有內  
憂

問羊祜山濤  
皆良臣也祜  
欲伐吳濤欲  
釋吳其果果  
孰優與  
山濤范文字  
之見  
惟聖人能內  
外無患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也。歛手曰。陛下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宬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算計乎。

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宬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山濤引此言。能平吳則外安。吳內必安。釋而有可憂者。何不釋吳。勿伐以為外患。豈非計也。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山濤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內外無患也。自非聖人。則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

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

者一乘。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

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

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棋。預表

適至。華推枰也。歛手曰。陛下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

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宬必有內憂。今釋吳

以為外懼。豈非算計乎。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宬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

患。豈非計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山濤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內外無患也。自非聖人。則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淡然于功名之際。多材欲者如是乎。

宗好酒。晉武竟用彬異時。吳彬策其將降。屬疾淹留。以示不競。

恐惡帝且傾。四坐曰。名不虛附也。蓋許之矣。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在監軍位。缺欲用楊宗。及彬文帝以彬多材欲而

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宬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代之非也。苟為晉遠慮者。姑治內可也。但吳

胡致堂。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惟伊尹之志。一夫不

維持。久長。又繫吳之存亡。也使晉武果有帝王之度。弘濟天下。則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極之哉。

夏寅。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山濤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內外無患也。自非聖人。則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外宬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乎。遂肆淫使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臨

晉詔省官  
吏  
省官不如省  
事  
劇易不可一  
舉施之  
清心必自寡  
慾始

晉詔議省員吏。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宥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司。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湛甘泉

荀勗

之省官省事其說是矣。而清心之說。易其然。耶。必如董江都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則官與事不期省而省也。若蕭相清靜。豈古人之言清心乎。清心必自寡慾始。